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第二場分場論壇逐字稿

- 一、會議時間：2021/08/01(日) 14:00-17:10
- 二、會議方式：線上視訊會議
- 三、會議主題：國家語言生活化：落實本土語言／臺灣手語生活化
- 四、主持人：呂東熹（公共電視台語台台長）
- 五、與談人：向盛言（客家電視台新聞部經理）、
Mayaw Biho（南島魯瑪社執行長）、
莊佳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鄭清鴻（前衛出版社主編）、
顧玉山（前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
- 六、文化部代表：李政務次長靜慧、人文及出版司陳司長瑩芳
- 七、手譯員：聶湘怡、黃聖芬

司儀

各位與會嘉賓、夥伴午安，今天是 8 月 1 號，同時也是原住民族日，感謝原民會及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提供相當精彩的動畫影片，相關網址已放置在會議聊天室和 Youtube 連結，提供給與會者參考。再次感謝原民會及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感謝大家來到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第二場分場論壇，在論壇正式開始前，首先介紹與會貴賓，請被介紹到的長官、貴賓向鏡頭揮手致意。文化部李靜慧政務次長、文化部陳瑩芳司長、客委會孫于卿處長、客委會徐志宏科長、客委會周彥瑜科長、原民會邱文隆副處長、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李雅鈴主任、教育部殷家婷科長、NCC 電臺與內容事務處陳美靜科長、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秦志平研究員、黃國書委員國會辦公室助理、張廖萬堅委員國會辦公室助理。此外還有各個本土語言代表，包含客語、手語、台語、馬祖語等各界人士蒞臨，感謝大家參與會議。由於貴賓眾多，無法一一介紹，還請見諒。感謝各位長官及貴賓。接著我們有請文化部李靜慧次長為我們致詞。

文化部李靜慧次長

謝謝主持人，還有今天受邀請來參加的與談人、各位專家學者，還有眾多單位的代表，以及利用今天禮拜天的時間，特別來參加我們這場會議的先進，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今天是第二場的分場論壇，我再一次表達文化部的謝意。這是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分場論壇，今天剛好是 8 月 1 號，也是原住民族日，所以在今天舉辦這個國家語言發展的論壇而言，應該有特別的意義存在。在此要向大家特別說明的是，文化部是國家語言發展法的主管機關，不過我們都很清楚，整個國家語言復振的工作，不是僅文化部一個部門就可達成。事實上，過去這幾十年來，教育部、客委會及原民會一直致力於語言復振，也

有一些成績出來。所以今年我們首次舉行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的時，也特別邀請這三個部會跟文化部共同參與。很感謝他們，不僅答應跟文化部共同擔任主辦單位，每一場論壇三個部會皆派代表親自參加會議。希望能以整個行政團隊一起來了解我們整個民間，在語言復振的部分，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做不夠的，還是做錯的地方，大家來討論，來研究，看要如何讓我們語言復振的工作做得越來越好。

當然除了行政以外，我也要特別感謝立法單位、立法委員的支持，因為除了政策面以外，要有預算的支持、要有制度面的支持，這部分都是立法院的功勞。所以今天也有幾位立法委員的辦公室助理都來參加，表示國家語言這件事情，在我們的社會上應該是越來越受到重視。各位也可以發現，其實我的台語講得不夠流暢，但我有和同事商量過，雖說今天整場會議我無法用台語、我的母語很完整地表達，包括四大議題，這部分我要說聲抱歉，我沒有能力用台語來說，這部分可能要拜託主持人，幫我這個忙。對國家語言發展會議分場議題如何設定、如何討論。不過，我要表達的是，雖然我還沒有能力能在正式會議中，用自己的母語流利的發表，但終究要開始，要開始逼自己努力，用台語去表達、用自己的母語在正式的會議當中，做為彼此溝通的工具。所以我想，今天的議題是生活化，要如何在生活場所裡、要如何在我們普通的生活中，都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自己的母語，要如何來設定這個環境，這部分我非常期待。昨天第一場論壇很多意見對文化部而言，都非常有幫助，我們會確實地記錄下來，希望今天的會議也能如此。我想，一定能再聽到很多很好的方法，我也一樣以學習的態度來接觸、來學習。謝謝大家。

司儀

感謝李次長的致詞，論壇正式開始。有請主持人，公共電視公視台語台呂東熹台長，為我們主持本次論壇。

呂東熹主持人

各位貴賓、與談人、縣市政府的代表，以及部分民意代表來關心。我是公視台語台的台長呂東熹，今天很高興可以來主持第二場的論壇。首先介紹我們今天的主題，今天的主題是國家語言生活化，如何落實本土語言或是臺灣手語的生活化。我們有三個子題，第一個子題是：如何加強社區、部落和家庭生活化，來使用本土語言或臺灣手語。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可以用的語言，有在使用的語言，才是活的語言。所以如何生活化，在社區、部落或是家庭中很重要。第二項主題是：如何強化公共資源、營造友善的使用環境？例如大眾運輸工具、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甚至是車站、路標等等，公共資源該如何去運用？這是第二主題。第三項主題是：如何平衡每一個國家語言的公共傳播服務資源？這較屬於政府部門為主，如何分配？如何更公平？如何照顧弱勢語言？以上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

（主持人個別介紹與談人及與談人招呼省略）

呂東熹主持人

今天五位與談者都在現場。我們前半場是向盛言經理和 Mayaw Biho，與談即將開始，但是容我補充一下，因為今天是視訊會議，我們口譯人才資源比較有限，請與會者及線上的各位諒解，無法提供每一種語言的翻譯。因此請發言者使用你的母語發言後，再以華語簡單說明你的意見，這是我額外的說明。我們今天議題就開始討論，第一位有請向盛言向經理。

向盛言與談人

謝謝呂台長，是否請大會讓我有一點時間來介紹一下，因為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大部分是和客語公共傳播有關係，所以我要播個簡單的投影片，讓大家來看一下，首先感謝文化部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在客家電視台，從 2003 年開台至今，可說是每天都在做公共傳播這件事情。一開始，我要以一則簡單的新聞為例，讓大家來看一下，一則新聞裡要怎樣來呈現四種國家語言。先來看一下我為大家準備客家電視台製作的新聞。稍等我一下，我把它設定成較高的畫質。我們來看這則新聞，我們從頭開始看。（播放新聞影片）

因為時間有限，我們先看到這裡。剛剛的標題上面寫了，一則新聞呈現四種國家語言。不知道大家剛剛看龍潭交流道那則新聞的時候，是否看出有哪四種國家語言呢？一開始我在報新聞的時候，我是用海陸腔的客語來報這則新聞。我簡單地補充一下，其實我來自新竹的寶山，我家說的是四縣腔，因為高中的時候，在竹東學了海陸腔，在客家電視台就開始加強學說海陸腔，後來變成新聞的配音、主播、主持節目都是用海陸腔，這點讓大家進一步了解，所以我應該是說四縣腔才對。我們看到四種語言，第一種是我播報用的海陸腔客語，第二種語言就是新聞畫面裡，圈起來寫數字二的地方，是採訪女記者的腔調，她說的就是來自台中東勢的大埔腔，大埔腔相對我們客語五大主要腔調，「四海大平安」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它是第三多人使用的客家腔調，這是我們聽到第二種客語，第二種的國家語言。接下來畫面裡面我圈起來的，就是這三種國家語言，這是客家語電視台的特色：雙主播，畫面裡面看到的另一位主播，手語的翻譯員是我們客家電視台很大的特色之一。看看各台的新聞，我們中午的新聞是現場直播的，只有客語電視台有現場直播的新聞，同時呈現客語、華語，搭配另外一位手語主播。像是公視有手語，專門只有手語的主播在播新聞。同時有口語加上手語的，只有我們客家電視台有，這就是第三種國家語言。

接下來，你看新聞的時候，是否有仔細聽到裡面有兩位受訪者，一個是茶農，一位是在地龍潭人。他們其實也都是用客語來回答我們記者的問題。所以在他們生活當中，客語不僅是母語而已，也是很自然會使用的語言。我剛開始說海陸腔，我們記者配音大埔腔，另外一個受訪是用四縣腔，所以光是一則新聞

聞裡面，就可以有三種國家語言，加上手語主播，總共有四種。

這裡我有圈起來，第四是這邊要特別跟大家說明，這個是我們客家電視臺做新聞另外一個特色。大家看其他的電視臺，專門的新聞臺，還是像客家電視臺這種綜合臺，已經沒有電視臺，也不曾有電視臺像我們一樣，不管是新聞標題，全程的新聞內容，都有中文字在下面，就是英文講的 subtitle，我們為何做中文字幕呢？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我們希望不會說客語，聽不懂客語的人，要是他想要了解客家新聞，或者是客家莊發生什麼事情？他同樣可以透過看客家新聞來達到這個目的。因為他們聽不懂，沒關係，我們有準備了中文字，真的很簡單，用看的也看的懂。所以他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看。或者是他們剛學手語，沒有那麼流利，他們也可以透過文字字幕來了解手語主播播報的新聞內容。有中文字幕，主要就是這兩個目的。

我們除了平常報新聞，要特別說一件事情，其實在過去這一年半的時間，我們的生活有很大的轉變。比如說，為什麼我們用視訊的方式來開會，而不是在開放的會議室來開會？為什麼報新聞的時候要戴口罩？那大家應該猜也猜得到，是什麼事情？就是過去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當中，全球都受到影響的，叫做新冠肺炎 Covid-19 的疫情其實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衝擊。像到目前為止，臺灣已經有 15,000 多個人感染了新冠肺炎。所幸已經控制下來，越來越緩和。可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讓大家看一個網站，這個網站叫做 John Hopkins，這是美國一間很有名的大學，他們每天都會統計世界目前為止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到底有多少人受到疫情的影響，包含了確診的數字，還有接種疫苗的數字，還有因為這個疫情死亡的數字。那我們來看一下 cases，這邊指的是將近有 1 億 9 千 7 百多萬人已經感染，因為這個疾病過世的有 421 萬這麼多。所以這次的疫情對我們的生活的轉變非常的大，因為這件事，我們客家電視臺就有相對應的一些調整跟改變。像這張圖，我們來回憶一下。這個是去年 2020 年 1 月 20 的時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隔天就有第一個確診的例子。後來 CDC 中央流行指揮中心就開始做了很多的宣導短片，叫做「防疫大作戰」，每一支都有 1 分鐘，每一支影片都宣導一些防疫訊息跟知識。後來我們就因為這樣有了「客家盡新聞」這個節目。為什麼要有這個節目呢？因為我們想要隨時提供訊息，讓大家知道疫情的變化和最新的一些相關的數字。CDC 做了「防疫大作戰」的客語版，我們簡單地讓大家來看一下客語版的這個內容。

回到我們的討論。從 2 月開始的「防疫大作戰」這些影片 CDC 總共做了 117 支，一支 1 分鐘，加起來已經超過兩小時了。117 支，我們每一支都有配上客語，讓聽不懂華語的人也可知道政府現在所提供最新的防疫知識。這邊要特別跟大家說明。客家電視臺有 3 節的新聞，畫面裡面可以看得到，中午新聞 12 點半開始，晚上新聞是晚上 7 點，也有專門在報國際方面的新聞，是在晚上的 11 點。特別要說的這件事情是，從去年爆發至今，全世界的防疫沒有像我們做的這麼好的。直到今年 5 月中為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5 月中時候，5 月 15 雙北開始三級警戒。過沒幾天，全國都發布三級警報，然後疫情就更加嚴重

了。那時候我就在想「客家盡新聞」2020年3月開始做的，不過到今年中開始因為疫情越來越嚴重，我們就開始擔心，如果年長的長輩，像是我的奶奶，他們不會用手機，也不會用電腦，那他們怎麼辦呢？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在2點開記者會，他們說的都是華語，長輩可能聽不懂，我們馬上就做了調整。5月底開始，我們就把網路上放的「客家盡新聞」同時也在新聞電視臺上面放送。所以下午2點的時候，你就可以在客家電視臺上面看到「客家盡新聞」，這個新聞不單只是這樣，因為下午2點的記者會，我們還增加了客語的口譯。陳部長說的是華語，可是我們的觀眾看「客家盡新聞」，其實聽到的是客語，現在我們放一些給大家來聽。這件事情之後，過沒多久，5月30號一個禮拜之後，6月7號禮拜一開始，我們做的這個服務中央有看到，於是他們就把我們的訊息納入疾管家，同步發佈給所有訂閱者，所以在這些平臺上面都可看到客語的新聞。那我們來看一下「客家盡新聞」口譯的服務。（播放影片）

因為時間的關係，大會說每位與談者都是10到15分鐘，我的時間差不多要用完了，我們先看到這裡，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客家盡新聞」一定找得到。剛剛講手機疾管家，就是我們畫面上呈現的這個畫面，如果你有下載疾管家APP的人，每天都會收到2點的記者會現場直播，還有字幕版本。另外一個就是客家電視臺的「客家盡新聞」所提供的客語同步口譯的服務。我要補充的是，剛剛翻譯師是我們客家電視臺的主播許儷齡，她在論壇第7場8月14號也會來做分享，到時候她一定會有更多的經驗跟我們來分享。以上差不多就是我用客家電視臺的經驗來跟大家分享，如何在生活當中來播報客語，使用客語這件事情。接下來時間我交還給大會。

呂東熹主持人

非常感謝向經理剛剛精彩的發言，針對客家四種腔調怎麼在新聞上呈現，以及客家新聞怎麼服務鄉親，又特別是疫情期間怎麼服務鄉親的口譯，或者是相關的資訊怎麼傳達給鄉親，這個精采的發言。我們接著請Mayaw來針對原住民，剛剛客家只有四種語言喔！原住民更多！Mayaw也當過原民台的台長，怎麼來針對原住民語的語言生活化，我們歡迎Mayaw。

Mayaw Biho 與談人

大家好，主持人出兩個題目，很難很難的題目。我想說從兩個問題，大家來思考一下，我出兩個好像腦筋急轉彎的題目。第一個，你可以接受原住民在身分證上的名字，只用ABCD來書寫嗎？意思就是直接寫，那我們也不用中文。你可以接受這樣書寫的方式嗎？想一下，原住民如果，很多人的名字都是用ABCD來寫，他可能老師稱呼他的時候，或者在櫃檯、在很多地方看到原住民的時候，都只用一種ABCD來書寫這樣的名字，你覺得你可以接受嗎？想一下。接下來，第二個題目，你覺得在立法院開會的時候，有需要帶耳機嗎？這題好像比較簡單，前面那題好像比較複雜一點。所以我們今天就只做兩個題

目，我現在開始講。我的名字叫 Mayaw，Mayaw 的意思是守護在月亮旁邊，一顆小星星的名字。在臺北好像哥哥爸爸比較偉大一點點，在阿美族的社會裡面好像媽媽比較偉大一點點。

好，我們現在開始講，前面那兩個題目，我們慢慢來找一下可能答案會是什麼。我自己從國中、高中參加很多活動，幾乎都會問說你要吃素嗎？還是吃葷？然後很多大學生，或是到社會參加一些活動，主辦單位也都會問你要吃素嗎？吃葷嗎？有沒有準備吃不一樣的便當。而且現在吃素的也越來越多，可能因為宗教的因素，或者是飲食的因素。但是這件事情法律上印象中，沒有規定要做這件事情，但是現在年輕人、國中生可能辦活動都知道，兩天一夜或是一整天的活動，都會問「你要不要吃不一樣的便當？」

我其實常常講，什麼力量讓我們的社會一直會努力這樣子做？什麼原因、什麼理由做得這麼好？做得這麼有禮貌、做得那麼尊重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飲食，這非常非常棒。那我在想，第二個畫面來討論一下，聯合國開會的時候為什麼要帶耳機？我想應該不會是因為開會很無聊，大家在那邊聽音樂。大家應該可以知道，要尊重不同的國家代表地區發表的人，尊重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所以主辦單位準備了翻譯，透過耳機讓全世界不同的地區來開會，都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來發表、來表達不同的意見。緊接著再問，那臺灣的立法院開會的時候有需要用耳機嗎？有需要嗎？還是不需要？不需要是因為什麼？那如果有需要，你的答案又會是什麼？想一下，待會我們後面再來繼續加重討論。

如果剛剛吃素、吃葷，若是一種尊重，不同文化、不同飲食的尊重，如果去聯合國開會，他幫你準備翻譯、幫你準備耳機也是一種尊重。我們可以直接講，那在臺灣的臺北的立法院開會，如果沒有耳機、沒有翻譯的話，就是一種不尊重嗎？好像腦筋急轉彎，前面兩個是尊重，後面有可能就是不尊重嗎？沒關係，我們繼續來討論。在 2018 年臺南有個議員，選上之後要宣誓就職，他是阿美族人，他叫 Ingay Tali，他宣示之後呢，是某種的無效。但是他在兩個禮拜之後，重新再一次就職宣誓，他仍舊是用全阿美語來宣誓就職。但是這一次，臺南市議會承認他的身分、承認他議員的身分，在 1 月 8 號這一天，他宣誓就職的現場，應該有滿多的議員、有滿多的官員、有滿多的工作人員。我們來想一下，現場議員有人聽得懂他講的宣誓就職的內容嗎？議會裡面有議事錄，有做紀錄的工作人員，他聽得懂阿美語嗎？議員對面的官員，有人會聽得懂阿美語嗎？如果都沒有聽得懂的話，我們有需要準備翻譯和耳機嗎？不需要？有需要？如果有需要的話，我要怎麼做？很難的題目。我自己在臺南也有打工過一年半，其實我就在議員的對面，在臺南有個蠻特別的形象，一半以上，或者將近四分之三，議員質詢對話其實都是用所謂的台語。其實我當下在那裡，我還滿不容易，因為我不大會。好像不得不我自己要在很短時間學會這些語言。因為那時候沒有耳機，也沒有翻譯。在臺南的議員，或者南部的議員，在議會質詢時，其實大部分都用所謂的台語。當但這些人進到立法院開會之後，他們也都很強調在地，強調一般生活上使用自己的語言，但是不知道一個什麼樣的規

範，一個什麼樣的魔咒，只要到立法院開會，特別是有攝影機的時候，講的語言就跟在地好像是不大一樣。臺北好像有某種的規範，有一種語言在立法院大家討論的時候，或者在攝影機前面，會是另外一種語言。這個轉換中間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好，所以我們再來回到前面第一個問題，你可以接受原住民身分證的名字只用 ABCD 來書寫嗎？就像舒米恩，Suming Rupi 這樣子。現代現況來講，如果你這樣直接寫的話，你要匯款的話，你一定是領不到錢。但是我們現在生活上，我們的摩托車，我們的汽車，已經都可以用 ABCD 加數字就可以書寫，但是我們的人呢？名字呢？只能夠並列，中文叫並列，加羅馬拼音，你不能夠完全只寫你羅馬拼音的名字，是某種不予承認。雖然身分證有人是並列，取二分之一種，但是是以中文為主。你幾乎不可以使用 ABCD 來書寫，ABCD 書寫其實對我們比較方便，很多音會比較準。我的名字寫出來，中文一定會有一隻馬，但我跟馬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我跟瑪丹娜，跟馬克思也沒有什麼關係，中文來講。如果 ABCD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方便的，但是這個法律的規範，還要多久才能夠改變？很長很長的路。如果提早改變，會是什麼樣的狀態？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次主辦單位在前幾天，他還有打電話來問我，我的名字怎樣書寫？還問我這次語言，我要用什麼語言來演講？還蠻感動的，長那麼大第一次，特別是主辦單位有問，我要用什麼語言來分享？名字這個呢，也滿不容易，尊重不同的名字的書寫，這次主辦單位都有做到。一般人去參加的話都只會問，你這次參加活動，你要用什麼樣的便當？如果未來五年、十年，以後常常參加各種活動，都會想問你的名字要如何書寫？除了便當以外，問你的名字書寫，語言要用什麼語言發表，你想用什麼語言來聽？有更多的翻譯的器材設備、人員的準備的話，讓這個活動可以真正的多元，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立法院開會，有需要戴耳機嗎？我在想一般人的答案，比較多的會是「一個國家，我們是一個國家，一種語言就好，統一是很重要的」。因為當使用同用一種語言來開會的話，一定比較有效率。但是就是因為這樣效率，讓很多的語言，讓很多美好的事情，讓很多多元的事情就不能夠發生。所以如果未來立法院開會的時候，可以是多語的狀態的話，生活中的多語就會比較有可能。轉到一般的生活上面，如果鄉鎮公所裡面，戶政、地政那麼重要的地方，如果以在地人多的語言，或者多族群的地方，可以多語言使用，在櫃檯使用，公務人員對話使用，你去辦事情的時候，都可以用在地的語言的話，改變速度就會加快一點。醫院、法院、學校難度是比較高，但如果有的話，就真的是比較多元、多語，比較美麗的狀態。很難，但方向生活上應該是這樣子會比較好。但是，我們剛剛講的都是政府的機關，我們不能夠等政府的改變，我們要超前部署。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小小的短片跟大家的分享。（播放影片）

呂東熹主持人

非常謝謝 Mayaw 精彩的詢問，精彩的問答。針對原住民，或是說不同語言的狀況，怎樣去尊重他們的使用方式跟不同文化的多元。比如說，像我們今天提供口譯相關等等。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詢問，因為我們時間已經有點超過，接下來就不多說，就請與會者針對剛剛兩位與談人的內容，有什麼樣的討論來提供意見。歡迎在座的與會貴賓，與會來賓踴躍發言。

司儀

提醒一下大家，接下來是討論及回應時間，與會者可以使用母語發言，但因為是線上，沒有口譯設備，所以是以臺灣手語及華語聽打文字呈現。以下說明討論規則：第一，與會者可針對與談內容及討論議題進行提問。第二，如欲發言者，請按下舉手功能，主持人將依序點名發言，屆時請您開啟攝影機及麥克風。發言時間以 3 分鐘為原則，以臺灣手語表達者則以 6 分鐘為原則。第三，提問結束後，請您將攝影機關閉並將麥克風關至靜音狀態。第四，各位可隨時在聊天室以文字留言方式提問，會議中將適時回應；如果您是正在收看直播的觀眾，可點選直播資訊欄內的公民意見表單，填寫對於議題及政策的意見。以上說明結束，再一次邀請公視台語台台長呂東熹為我們主持，請各位夥伴踴躍發言。

呂東熹主持人

剛剛司儀提供了一些發言的規範，請大家多多留意，發言時間要簡短、明確。現場有沒有與會者願意提供？我們請「牽囡仔e手」的代表。

牽囡仔e手 行台語e路 王盈蓉發言人

大家好，我是「牽囡仔e手，行台語e路」的代表，我們今天要對生活化的部分有一些議題想要提出。因為我們都是有 6 歲以下幼兒的家庭，平常我們會帶孩子去博物館，像剛剛主持人提及，在一些博物館、圖書館這類的情境地方，應該要有多元語言的提供。像我們常帶孩子去博物館，去看影片，或者去山上，他有一些介紹的影片，自然生態的影片，那些影片大部分都只有華語。他們看到小朋友去，就很歡迎，但孩子一直都只會華語，所以他們也沒有詢問過這個（台語）需求。還有一個就是圖書館裡講故事的時間，免費講故事的時間，大部分都是華語的，基本上，很少有台語或是其他語言的故事時間。我覺得這個部分，目前我們自己的團體有拼命去做這件事，但是如果公家機關可以更加主動去做這件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還有博物館導覽影片，或者導覽員，可以培訓一些台語的導覽。這部分我看到一些地區，像是桃園、新北市一些機關已經開始努力去做，我不知道其他的語言是否也如此。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帶孩子去外面，因為孩子長大要認識這個社會、他生活的社區，路邊都有一些路牌或解說牌，都只有華語標示。就

算介紹當地地名，或者地方文化，也沒考量，那個地方的文化原本是用什麼語言。所以在解說的時候，你就很難用這樣的資源去解釋。所以我們希望公家機關不管是在軟體，如博物館、圖書館，或者路邊的路牌、解說的告示牌，希望可以有多元的語言，或是用在地文化的方式去寫，謝謝。

莊佳穎與談人

我想請教兩位來賓。我用華語講，目前在客語族群跟原住民族群的青少年，對於自己語言認同，我覺得相對而言是很讓人憂心的。兩位來賓有沒有什麼觀察、相關的觀察？還有就是怎麼樣可以復興年輕族群對於自己母語，在生活中沒有辦法使用，以及對於自己母語的認同比較低落的現況，如何能夠做一些改變，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非常謝謝莊老師的發言。與會者還有沒有其他人要發言？有手語代表，有其他的台語代表，其他的青年代表……許君豪醫師您對於我們今日與談人的內容，有什麼想法意見？

許君豪發言人

我用華語講好了。大家好，就是剛剛 Mayaw Biho 的提問，讓我看到一個感覺是很有機會的事情。如果我們的政府機關或很多地方是有通譯等等的工作機會的話，那整件事情會變得很不一樣。像我自己去台鐵、高鐵買票，因為我在努力讓自己生活都用台語，所以我在買票的時候都用台語跟他們講，其實大部分售票口的員工，他們其實是聽得懂的，但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用華語回我。我不確定什麼原因啦，也可能他們講台語自己也不是那麼熟，可能聽得懂，但是不太熟，加上他那個環境也沒有特別鼓勵。如果我說剛剛像「牽囡仔ê手」他們講的，政府機關或者是圖書館、博物館，都有一些正職、兼職的工作，是經由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執法，或者一些行政上的規則去規範要有這樣子正職、兼職的工作。那我想很多事情，本土化、生活化就會有很大的改變。這樣子，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蔡昀庭針對 Mayaw 老師提問，在現行教育體制內對於原住民母語教育的現狀是如何？比如國小、國中、高中、大學選修原住民語言課程。

蔡昀庭發言人

我想要請問 Mayaw 老師，在現行的教育體制內，對於原住民語言教育目前為止的狀況是怎麼樣，想要多了解這個部分。

呂東熹主持人

我們接下來請蔣絜安委員發言。

蔣絜安發言人

我是蔣絜安，今天的主題是講生活化。我延續昨天的問題，當我們的本土語言，我們所謂的臺灣的母語，已經成為國家語言的時候，那我想請教的是，生活化的環境要如何營造呢？最主要就是大家、各族群應該是要以說自己的母語為榮，說母語要能夠成為一個自信、有光榮感的一件事情。那麼，說母語就不是一件難事，但是目前，我們的臺灣整個的社會氛圍，這樣子的環境並沒有成熟。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還是要政府部門跟民間一起努力，尤其政府部門必須要更加油，就是國家語言跟本土語言，其實它是不是劃上等號？我想，這是很多人的疑問。所以呢，現在環境還有非常現實的一個問題就是，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但是還是有先天上人數比例的不同。比起來，我們所謂的閩南語就是現在我們講的臺灣台語，人數上佔了臺灣人口的七成。那客家呢？不到兩成的人口，原住民族可能更少。那麼在這樣不同的外在環境的情況之下，政府部門應該要怎麼樣下定決心，提供足夠相同比例的國家資源，讓我們的本土、我們的母語，能夠真正做到生活化，從生活化的情境當中，讓我們的小孩可以自然而然的學習母語，這個就必須要思考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不可能推客華雙語、可不可能推客原、可不可能推客閩等等各種的語言，讓我們的小孩有這樣子真正適合的生活化的學習環境。這個部分是要政府在政策方面、資源上面集合、統整所有的力量，公部門跟民間的力量一起去努力。以上是我的看法，還有我的問題，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蔣委員。線上還有一位新竹室內樂集藝術總監溫榮弘的提問，針對 Mayaw 先生。他認為 Mayaw 剛剛針對這個，用生動的方式呈現國家語言在實務推動上的問題，怎麼樣尊重程度、資源投入到什麼程度，相對其他國家，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做的。這其實跟剛剛蔣委員的說法類似，國家在政策上怎麼樣讓多元族群、弱勢族群能夠有其他的更生活化的政策出現，大概類似。我們時間大概還有 20 分鐘。因為溫先生說他只能用打字的，等一下這個議題請 Mayaw 來回應。我們再看看線上還有沒有其他提問，林儀濃請說。

林儀濃發言人

我想要分享一下，因為我媽媽是阿美族，爸爸是漢人，從小爸媽他們講話、對話都是以台語為主。因為我從小到大台語聽的環境是有的，講是不太會講，阿美語等於就是沒有這個環境去培養。我現在想要請我媽媽跟我的小孩講母語，其實也是透過一番努力溝通，她才願意去講。我自己在家裡，比如說主要還是用中文去講，因為我自己也不太會，老人家其實一開始意願不高，但是

他最近也是開始有在增加，跟我們用族語去對話，我們在家裡是這樣的方式去營造說母語的環境。我自己在生活中的觀察是，比如說有一次我在車站的時候，遇到一位阿美族的長輩，他要買票，可是售票員他不會阿美語，那位長輩他的中文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們兩個僵持了一下子，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意思是什麼，後來是因為排在後面的男子前去，也是阿美族人，前去幫那位長輩，所以就可以順利的把這件事情解決，長輩也買到票。透過這件事情我就想說，我們現在在花蓮，比如說火車到站了，我們會聽到阿美語的廣播，花蓮站到了。我們可能在公共場合，比如說提款機，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語言去選擇，在公共場合有一些路牌，不多，公家機關或者是路牌，大部分都還是華語。但是，阿美語的書寫或是在地的母語的書寫部分還是比較少。如果今天有程式可以在平板去操作，在售票口那邊，如果今天售票員他遇到了一位講太魯閣族語的民眾，太魯閣族語的族人也不太會講中文，又剛好沒有其他民眾來幫忙的話，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APP，或是一個機器可以去幫忙，類似像翻譯這樣去點按、點選，去幫忙兩邊完成這件事情，就不會因為一個不太會講中文，一個也不會講族語、母語，造成溝通有障礙。公家機關有沒有投注一些資源來開發這些 APP 可以去應用。

我自己也在學習母語當中，現在學族語其實大家都是使用族語 e 樂園，族語 e 樂園就是用電腦、手機、平板其實是 OK 的，可是其實現在大家生活當中，就算是小小的小孩子，大家其實都受到手機，大家都是數位世代的小孩子，所以手機在生活當中是佔很大比例會去使用的。可是我去打開手機介面，要去找一些學阿美語的程式，找不到。學阿美語的字典有一個，阿美語萌典，在手機裡面可以用，不是網頁版，是手機版。政府部門有沒有辦法去開發更多手機裡面的 APP，是可以介紹族群文化、學習母語的手遊、遊戲等等這些 APP 的開發，更貼近青少年兒童，甚至是成人、一般民眾的生活，因為大家都是用手機去學習。手機學習英文很多、學習西班牙語很多，可是學習母語的好像真的就比較少，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大家。

呂東熹主持人

非常謝謝林小姐的發言。剛剛線上還有一位潘政宇先生，請您發言。

潘政宇發言人

大家好，客家電視台的向主持人、Mayaw 先生，你們好。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對我們語言分區、全力發展的問題，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因為我和其他的朋友，尤其是在網路上，我想要鼓勵大家用臺灣台語去講話的時候，都會有其他的人說，你鼓勵臺灣台語，那你是不是就不鼓勵客語？不鼓勵原住民族語？所以我每次聽到、看到這樣就覺得很失望。我看到像是歐洲的瑞士有四種官方的語言，德語、義大利文、法語還有在地的語言。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臺灣分區，像是在原住民就有原住民自己的區域，在原住民自己的警察局、自己的

區公所全部都要用原住民的族語。雖然你是漢人，你如果進到原住民的地方，你也要多少學一些，不然你就是要……區公所可能會有這個翻譯，但是你多少也要會一些原住民族語。像是苗栗是客語的區域，Ho-lo 人到苗栗，也要多少學一些客語，如果是客家人來到南部，也要稍微學一些台語。因為我想，有時候我跟別人討論，他說：「你講臺灣台語，客家人都聽不懂，你是不是看不起客家人？」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結果變成全程都用華語，好像最後都沒辦法……

我們臺灣的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手語、馬祖語都是過去的語言政策的受害者，應該要同病相憐，應該要共同來發展，不能互相爭執。我覺得有時我遇到的是這種狀況。所以我想請教兩位演講的客家電視台的主持人向經理和 Mayaw 先生，我在自己的地方，我可以講自己第二母語，但是我到別人第二母語的地方，我就要多少學一些，而不是說我是什麼人，到別人那邊，我是少數就強迫要求多數人講我會的語言、聽懂我的語言。我是這樣想的，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不好意思，剛剛忘記請你打開你的鏡頭。接下來還有其他人？再提醒一下，基本上我們發言差不多 3 分鐘，用手語是 6 分鐘，我們還剩 12 分鐘的時間，我們再開放兩位發言。如果沒有人舉手，就請與談人來做回應。我們也剩差不多 10 分鐘的時間，讓今天兩位與談人針對剛剛發言的問題來做回應。

向盛言與談人

我想針對包括「牽囡仔e手」王盈蓉女士跟最後這位先生所提的問題，分享一點點我自己的觀察。我想用我過去採訪的例子，來回應兩位的問題。第一個，年輕人要怎麼樣強化對自我語言跟文化的認同？我相信大家一定對這句話不陌生，不管是母語教育，還是相關的文化的教育，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扎根，怎麼樣做到扎根？比方說在臺灣很常聽到會有所謂從幼兒園就開始教母語，我們有所謂的，像紐西蘭的語言巢有 emergent education 沉浸式教學。所以他們很小，可能兩三歲就開始在一個雙語的環境，這邊講的雙語，把英國當就是……華語跟他所選擇的母語。但 2008 年的時候，距今已經 13 年，那時候我在威爾斯，我去 S4C 電視台採訪，去了威爾斯語言局。我就問他們說：「你們的母語教育是從幾歲開始？」威爾斯的四個蓋爾語的分支裡面，在世界各國的認知裡面，母語教育算做的歐洲最好的，可能就僅次於紐西蘭的母語教育。當時威爾斯語言局的官員就回我說：「你怎麼會問幾歲？」他就跟我講說，他們的母語教育，有一個很……我們在講扎根的時候，相較於他們，真的是太晚了。他們在一般人，比方說年輕的夫妻，或者是情侶懷孕的時候，他們就會上網去婦產科、醫院做檢查，確定懷孕的時候，會有懷孕的媽媽手冊那樣的資訊給你。在威爾斯他們就是在你懷孕的時候，威爾斯語言局在各個醫院、婦產科診所會提供 parental kit，父母的一個 kit，裡面有很多的資訊。除了衛教資訊，懷孕要注意什麼事項，什麼時候要做什麼檢查，有哪些要特別小心的地方。他們還有另

外一個威爾斯語言局放的東西就是，接下來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嬰兒從出生開始就接受 bilingual education（雙語教育），就是威爾斯語跟英語，或是威爾斯語跟其他語言的時候，你有哪一些選擇。比方說你有沒有可以使用威爾斯語的婦產科診所，你希望你在就診、檢查的過程是使用威爾斯語。甚至你小孩出生之後，他告訴你，你住哪，你家附近哪裡有威爾斯語保母、幼兒園、威爾斯語的學校，那樣的資訊就是非常完整的提供在父母手冊裡面。當然也有很多網路上的資訊，他們也會條列出來。你就要去試想，當我們在臺灣講語言扎根的時候，講說幾歲開始，相較於威爾斯語來講，我們如果是一個已經被主流語言，講華語好了，已經習慣華語那個氛圍的人，我們開始要讓他強化對母語的認同，你是在設法扭轉他。威爾斯的做法是：他一開始先入為主的的就是他的母語，所以他就不用面對後面這個扭轉的問題。為什麼還要去強化年輕人對母語的認同？因為他從小就只認同自己的母語，一開始學的語言就是母語。這是我第一個採訪的經驗分享。

第二個，後面那位潘先生有提到，有沒有可能有語言區？這個也是國外在做的，比方說威爾斯有蓋爾語區，他們的蓋爾語區當然沒有一個強勢的法律說，你進來這個語區就一定要使用威爾斯語，或是使用什麼語言。但是他變相、相反地是用鼓勵的。比方說：你的公司如果願意遷到我們這邊來的話，然後你聘請多少比例的威爾斯語使用者，你的稅率可以減免。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蓋爾語區吸引大家進來。吸引大家進來的時候，這有一個前提是說，你在這個語區裡面，你自己母語的基底要夠強，否則越多外來的人進去的時候，你是被稀釋的，而你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教育這些外來的人使用你的語言跟文化，所以這一點必須要有一個先決的條件。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大概在 2017 年去北歐的薩米，那時候在挪威辦他們的百年薩米議會。在那邊採訪的時候，我採訪的對象從 5 歲到 85 歲都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我採訪的人，因為我不會講薩米語，我也不會講挪威語，但我的採訪非常順利，全部都用英語完成。因為他們這些從 5 歲到 85 歲，從幼兒園到薩米耆老，大家都會講英語。你要試想在北歐的人薩米語有四種，他在四個國家境內，他其實有九種，他會講自己的薩米語，會說他的母語，我們不意外，他會說他所在國家的官方語言，比方挪威的他就講挪威語，瑞典的、芬蘭的，以及在俄羅斯喀拉半島，去參加那個大會的還有俄羅斯人，他們會講母語薩米語、當地國家的語言，還可以用流利的英語來跟我對答，所以這個 multilingualism（多語制）是一個在北歐國家很習以為常的事情。

在臺灣我們會覺得說，以國小你要開始，像現在講說，是不是母語的時數能夠增加？大家就會擔心，那不就排擠到學其他主科、學其他語言的時間嗎？大家是把語言的學習視為是在一個有限框框裡，硬加進去的一個概念。但事實上在歐洲他們不會在侷限之內硬要把東西塞進去，而是他是一個 additional（額外的），他是可以一直增長的。你不會因為你多學一個語言，像我原本講客語，接著我從小開始，到了學校學華語，後來學英語，到國中的時候會學閩南語，

並不影響我原本那個語言的使用跟學習。所以大家在這個觀念上可能需要一些改變，否則當然大家會覺得說，學越多好像都學不好，我覺得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可能就不是這麼正確。那我先分享到這邊，謝謝。

Mayaw Biho 與談人

剛才要看的影片的部分，我剛剛放了三個，有一個技術上還在調整當中，目前已經先放三個影片。關於蔡小姐提到國小、國中，跟以前比都是進步很多，一般一個母語的話，通常都國小一小時，好一點的兩小時，最多可能只有三小時。但現在也很好，有大概三十幾個實驗的學校，原住民的實驗學校。母語可能可以超過三小時、四小時、五小時，跟以前比都還是比較高的。但是越到都市的話，有的時候很多人想選，但學校只有準備三種，有的可能只有準備兩種語言，你剛好是那兩種以外的，你可能就只能配合學校找的老師，沒有那麼多元可以挑。有準備，但是因為族群太多，這個部分就不會做得很好。這個問題裡面我同時回答溫先生說的，政府在實務上可以做什麼？我前面問了兩個問題，我現在還可以再問一個問題，我們在臺灣需要有全母語的教育嗎？我猜想現場今天來講，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會說有需要。如果大家那麼有共識，搞不好今天六成、七成都有需要。我們來問，那為什麼沒有？是小朋友的問題嗎？家長的問題嗎？老師的問題嗎？好像都沒有問題，其實有問題的是政府政策而已，要做不要做而已，很簡單。我回莊佳穎問的青少年的問題，所有的孩子一直跟著大人、跟著長輩學習，長輩做什麼、那個樣子，從小我就要跟我哥哥姊姊、我的爸爸媽媽一樣，原住民的爸爸媽媽以前就比較辛苦，因為不可以說自己的語言、不可以說方言，很尷尬。所以我們的老人家活在這世代很尷尬，以前不可以說，然後來到臺北之後，孩子孫子問他說：「阿公你可以教我母語嗎？」「啊，我不會呢！」所以我們老人家都用政府的政策來過生活的話，常常會做相反的生活，怎麼做都永遠不會對，所以我剛剛講我最後的結論是，我們要超前佈署，我們要走在政府的前面來影響政府。

關於許先生講火車站、高鐵的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們回到一個問題，我們怎樣創造一個大家買票的時候，都敢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的狀態。其他的你是人數少的都要忍耐、配合嘛，你主要多的，第一多的、第二多或是第三多的，人數少的部分從來不會想，是因為我們的政府的所有的櫃台人員，沒有在考這一題，你只要能力考的上，不管你是老師、櫃台人員，你會某些能力就好，不在乎這件事情。所以我們短期，這裡面也回答林儀濃小姐這個問題，電腦那個都很簡單，一點都不難。所以我們第一個先讓櫃台人員他有多的概念，每個人考上櫃台的工作，買票很重要，想辦法讓他可以有第二種語言、第三種語言，或者有兩種語言是必備的條件。不是他普通鐵路考試什麼考試以外，有一個是語言，每年增加比例，能夠三種的、四種的可以多，或是你的待遇可以再提高，這個很簡單很容易。但是，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過去身分證裡從四個字到五個字、六個字、七個字到九個字，每一次都要多少的運動才能進步一點

點？臺灣的技術科技一點都不難，技術一點都不會是問題，有問題的是頭腦，有問題的是心態，不要那麼多，很麻煩、很不方便等等，有很多的理由，所以這些美好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接下來潘政宇先生講那個多的概念，如果臺灣一半以上可以這樣想的話，臺灣就會是多族群，而且是多語言的地方。想知道到不同地區的時候，有些鄉鎮客語比較多，那鄉公所客語人員就要相對多一點。布農族的鄉公所比較多的話，工作人員至少櫃台要多一點，有些地方是兩邊都有，想辦法櫃台人員進出多一次方便的，不管是警察、派出所，或者是學校，特別是學校，一樣的概念，跟剛剛買票櫃台一樣，我這能力我只要會考試，結果到了原住民八成都是排灣族的地方，包括幼兒園的主任，幾乎都不是跟原住民有關的啊，但是他的資格條例就是對的啊，沒有要考的語言，你不會在乎的語言。所以我們的教育再怎麼教，都還是另外一種樣式，都跟在地的關聯都非常非常的遙遠，政府的改變是非常非常緩慢，我們不能夠等，我們要超前佈置，改變政府，我們一定可以用民間的力量，一定可以影響政府，讓政府不得不，速度可以加速，狀態就可以更美好，讓每個族群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來聽故事，讓每個孩子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來學習自己的文化，以上。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剛剛兩位與談人的回應。時間已經差不多，我簡單講一下，我們開始休息，休息到大概三點半。剛剛有一個最主要問題是雙語國家，所謂的雙語是哪雙語？華英嗎？我們政府政策當然是華英，雙語到底是哪雙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不管剛剛 Mayaw 的回應，或者是其他的回應，我們的思考模式就是「雙語是哪雙語？」今天大概我們與談人講的一些大家可以思考的地方。因為線上還有一位，我們就等下個階段再回應。請司儀來宣布，大概休息到三點半再入場。

司儀

回應與討論到此結束。現在是休息時間，在線上的各位可以稍作休息，也提醒各位夥伴及貴賓，請於下午 3 點 30 分前回到會場，以繼續下半場論壇，謝謝。

司儀

下半場次的論壇即將開始，請您盡速就座。提醒各位與會者可以使用母語發言，但因為是線上，沒有口譯設備，所以是以臺灣手語及華語聽打文字呈現。

呂東熹主持人

我們下半場從現在正式開始。下半場有三個與談人，第一個與談人請莊佳

穎莊教授開始。

莊佳穎與談人

很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在我們第二場分場的論壇，和大家討論我對我們國家語言生活化一點點的意見。我要從我自己的本科社會學，也是我自己研究的興趣—流行文化開始，來說要怎麼從我們的流行文化開始建構台語跟母語的日常。其實我們現在心情還是很激動，因為這兩天我們臺灣的選手在東京奧運拿到很多的獎牌。很開心今天晚上還有一場精彩的比賽，也希望我們臺灣可以再拿下金牌。臺灣選手的日常是什麼？我們常常會說，他們會用很多時間跟他所愛的運動，每天花很多時間在這。不論是什麼樣的運動，他會投注自己的青春、熱情、時間去做這些運動，尤其專注在很多很細節上，我們所謂活動的一些研究。但是我們跟自己的母語，我的母語是台語，是不是我們的日常？這是我們今天要思考的。要怎麼把我們的母語，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以我母語是台語為例，待會我也會提及。首先，我們應該把目前華語獨尊的地位做一些改變，也要去挑戰他現在的地位。這張照片是台語家庭最期待的一個月一次的兒童劇。這個兒童劇是「loo-li-á（夾腳拖）劇團」演出，他們之前一個月一次在台北市大安區都有舉辦這個活動。早上 10 點表演，半小時的表演，有很多台語家庭、母語家庭的爸爸媽媽，從很遠的地方來，從基隆或是宜蘭，要坐車坐兩、三小時來，有很多爸爸、媽媽都是如此。所以從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看到，台語家庭的爸爸媽媽他們其實很努力想要讓他們的孩子得到更多沉浸式母語的環境，台語的環境。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得知，我們的母語其實不是現在所有臺灣孩子、台語家庭的日常。我們也能看到，其實這些台語媽媽或台語爸爸，或者台語家庭，他們其實都很有創造力跟實踐力，就因為他們深知現在的出版品不夠，所以很多爸爸媽媽都有這種實踐力，他們去出版要給自己小孩看的東西。還有帶小孩出門的時候，常常心臟都要很大顆。因為現在大環境對所有的母語並不友善，他們的小孩開始說台語的時候，在公共空間無法支持孩子大聲驕傲地說出自己的語言，這是我們現在正面對的現象。所以說，不論是政府、國家，還是公民社會，我們現在要怎麼去做些改變？不能讓母語的爸爸、媽媽自己在那努力，努力的很辛苦。很多爸爸、媽媽有做出版，我自己也有做這些出版，但不能只有這些爸爸、媽媽應該要去做這些事情。我希望我們公民社會、政府也能去做這些事情。

我剛剛提到我今天的意見從流行文化出發的。語言是通往文化最重要的道路，文化也是建立認同最重要的基礎。為什麼我說流行文化是關鍵呢？因為我們的日常就是流行文化。每個人早上起床第一件事，眼睛睜開就是先看手機。你看手機的那個動作，就是連線上網，你在網路上所做的任何事情，其實都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們也開始消費這個流行文化。所以流行文化是現在的關鍵，除了學校、家庭要有配套以外，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在流行文化，我把它看作是一個戰場，怎麼在流行文化這個部分去想辦法，扭轉目前母語或是台語

比較弱勢的角色與地位。大家知道嗎？目前臺灣小學生最喜歡學的外語第一名是韓語。昨天臺文系劉承賢老師的分享也有提到，其實全世界只有 1% 的人在說韓語，但是受到 Korean Wave（韓流）的影響，目前我們臺灣小學生最愛學的已經不是爸爸媽媽要他們學的英語，也不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喜歡學的日本語，現在是韓語。所以我們就知道流行文化的重要在哪裡。第二個數字是目前臺灣小學生最常看的外國戲劇，第一名已經是中國戲劇了。這可能會打破很多人目前的一些印象，這個中國戲劇到底是什麼人在看？好像都是老一輩？不一定喔！現在很多小學生都在看。所以未來臺灣小孩談戀愛的時候，難道他們說的情話會不會跟中國人一樣？這是很擔心的事情。流行文化的重要性在哪裡？它會在潛意識的層次傳達某種文化跟語言，它給我們的印象。在海角七號裡面看到，雖然它已經是對我們的語言很友善的一部電影，也讓我們覺得這部電影是非常臺灣的一部電影。但是裡面主要羅曼蒂克的部分，或是說很浪漫的部分，都是用日文發表。如果是那七封情書，講起來的時候會覺得很羅曼蒂克。但裡面搞笑的部分，都是以客語和台語呈現。雖然說海角七號已經是比較友善的一部電影，它想要呈現不一樣的語言，但是他仍有這種刻板印象在裡頭。我們語言為什麼說台語就是只能搞笑、只能製造笑話？但是在日文我們就會想成，講日文就是有氣質，或是很漂亮的。在公共場所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會潛意識的選擇華語來發表。這也是從過去到現在，我們的舌頭已經被人訓練到沒辦法（說母語），我們就是會轉成那個語言。所以生活化確實是很重要的事情，靠翻譯是不可能的，愛情無法翻譯。同樣的，一個文化跟它的情感、精神也是不能翻譯的。像是剛剛說到「激五仁（kik-ngóo-jín）」，或「小鄙臉（siáu-phí-lián）」這兩個詞，就無法用一般華語來翻譯，也沒辦法把它翻譯成英語。

所以說，現在要如何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做些不一樣的轉變？我記得我寶貴的青春都在學這些課文，華語課本裡面有個例子，就是林覺民〈與妻訣別書〉裡面，它把這段愛情故事綁上國家認同，綁著文化和美學的欣賞，還有把情感、愛情的表達綁在一起。對一個少女來說，那時候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國家認同，可能他有一點點意識，但是他會把這個情感、愛情的表達、文學和美學的欣賞、一些青春的時間，跟國族主義、國家認同綁在一起。我們過去的時間都花在這，每一個標點怎麼標，還有他的文化是什麼？這個字要怎麼寫，一個字、一個字很謹慎，老師一個字、一個字帶領我們，一個字、一個字讓我們認識華語怎麼用才是正確、優雅的。但是我們有沒有同樣的時間給我們自己的母語？無論是客語、台語還是原住民語。我們也在流行文化的這個部分，寶貴的時間都花在這邊，有人愛看中國的戲劇，有人愛看韓國的戲劇，有人愛看日本的戲劇。我們花很多時間去注意劇裡的話怎麼說，一樣把我們的情感投資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會很習慣用日文說「愛してる」，用韓語說「사랑해요」，或是說「오빠」等等，我們都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我們的母語在流行文化其實是很少讓人看到的。

我們沒辦法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情感，還有文學、音樂、科學、數學，我

們都沒有這個精力跟時間，因為考試不會考，因為在這個流行文化中是不重要的。但我們的語言母語本身應該在所有的空間裡自由的飛，台語可以是在日常生活的，也可以在專業學科、公共議題，或是情慾，或是其他的各種可能……我們應該要試看看，尤其是情慾這一項。我覺得語言的正義如果可以達到這個程度，如果每一個人，所有的來賓也可以自我檢視，是不是你在情慾的部分，你也可以用台語來做，這樣我覺得這就是帶動另外一個層次的一個進步。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說說，我們應該要怎麼做？這是我的一點建議，從流行文化開始建構台語的日常。首先，我覺得因為華語占的資源目前已經是最大部分了，所以他要稍微退位，也要挑戰英語的優越位置。我住在台北市大安區師大附近，附近的安親班小朋友，一學期十幾萬，爸爸媽媽會花錢，每天一小時 800 元，一天兩至三小時，讓小朋友去學英語。英語是政府不必推動，所有人自己在家裡就會努力推行的一種語言，英語和華語之間有多層次對我們母語壓迫的一些現況。這是我們現在要去思考的。還有社會各界意見領袖怎麼去思考，我們做一點改變。比如說我常常看到很多台語說得很好的意見領袖，或者政治人物也一樣，他們在正式的場合，就會開始說華語。不知為何如此？我想，應該是過去這個舌頭（說台語）被罰錢過，所以就會回去說華語。我們要互相鼓勵，社會各界領袖要做一點改變，還有鼓勵全民有意識的改變，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政府推廣國家語言事半功倍，要怎麼說呢？比如說我們要推廣羅馬字、拼音、書寫等等，但是有很多的父母說這很困難我看不懂，可以不要替父母找麻煩嗎？這因為全民意識還沒達到那個階段，所以我們要如何將臺灣全民意識從此處凝聚起來，我們推行母語才會比較容易。接下來就是政府要帶頭在各方面開始完成正名的活動，比如說這次的金曲獎，仍舊是最佳「國語」專輯、女歌手、男歌手，這種我們要重新替它取名。因為現在「國語」已是很多的語言，包括手語、原住民語、客語還有台語，有很多很多的語言了。所以國語這個東西，能不能開始做一些……雖然政府已經在做了，但是我們能幫他做得更完善。我也建議，至少用至少十年為期的穩定經費、編列預算，去鼓勵更多的團體、機關，去做十年、二十年更長久的規劃。目前的補助都是較短期的，比較個人的補助。我自己也有拿到這個（補助）做繪本、漫畫，這些繪本、漫畫裡面還有手語的部分，但這都只是短期的，讓我自己出版作品只屬個人的補助。我仍希望是補助是可以長久的，可以讓機關，或者待會我會提到的，比如很多母語家庭社團可以提供他們更多補助。

接著，我們這次在奧運得到很好的成績，這是十年的計畫，黃金十年計畫。我們有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建立台語母語的黃金十年計畫？以及跨部會台流基金的創立，在昨天第一場的分場論壇，師大的劉承賢老師提到這個台流基金，它應該要做跨部會的運用。接下來，除了我剛剛所提到的，政府可以從不同地方來做些流行文化台語、母語的日常化以外，我們也可以增加台語在電視劇、流行音樂、電影、漫畫等等這些流行商品的品質跟數量，都可做些提升。具體而言，台語跟母語不應該只有出現在台語台、客語台、原住民台，或是出

現在八點檔打巴掌的這些連續劇中。抑或在劇情裡面，雖然最近有一些很好的戲劇新作品出現了，但是劇情通常都是我住在鄉下的親戚才會說這些話。我覺得可以去轉變目前母語的使用，比如說全台語的職人劇、都會劇、全台語的律師劇，或是說全台語「我們與惡的距離」，這種方式來重新定義我們的母語跟台語，它不是只有我們故鄉的某個人在說的話。我覺得可以開發這種新的、全台語的、母語的戲劇以外，我們還可以開發一些新的音樂類型，這也是鼓勵新的世界音樂人，他們現在很認真、很努力在做這個事情。比如說珂拉琪 Collage，他們一些新的作品，也可以給予鼓勵與支持。鼓勵一些新的創作者，來加入新類型的創作。我們可以邀請年輕的意見領袖或明星一起加入，這就要投入比較多的資源來邀請。比如說金城武，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台語很好，他小時候是說台語的，但我們都沒聽過他說台語，我們聽過他說英文、日文，華語更不用說了，常常聽，但是他講台語其實是很好聽的。比如這種明星，他平常沒有說台語，但是他台語其實是很好的。這可以讓我們公民社會，重新看待自己的語言。

接下來，在流行文化除了我剛剛所提到的文化商品這個部分以外，學校和日常生活的台語使用，我們也要結合過來。包括國家可以鼓勵台語、母語家庭的傳承，如何更多（補助），不要讓母語家庭或是社團自己做的很辛苦。應該編列一些預算去獎勵台語、母語家庭，還有相關的社團。像是剛才客語台的向經理有提到，威爾斯的這個例子。我覺得從媽媽懷孕開始，我們就能做這個鼓勵，這個具體要怎麼做？我先提出這個想法，我也會再去研究。除了去鼓勵以外，我們也能去做一種……包括手冊等等，有系統性的去做一些鼓勵，還有去獎勵一些友善台語、母語的鄉鎮里。怎麼說？我剛剛所說的看兒童劇得跑很遠，如果能在自己鄰里的辦公室看，這樣不是很幸福的嗎？這樣才是真正的生活化，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值得來思考。再來就是鼓勵台語、母語在學校跟公共空間的正常化，剛剛也有來賓一樣是母語、台語社團的媽媽，大家也提到，不只是我們母語課程的時間、教材要增加以外，我們要建立台語、母語友善的公共空間，展覽要有台語的說明，可以讓還不識字的孩子，仍有與自己的母語保持交流的機會。台語、母語的路牌也要建立出來，還有台語、母語要進入每個學科，當作其他課程上課的語言。它不是只有一個禮拜一小時，四十分鐘或五十分鐘的語言課，大家在那學「這是貓、這是虎、這是狗」的程度，要沉浸式的教學。還有要建立全民的師生獎勵機制，不是只有在大學全英文的教學老師給予獎勵的例子，時數加乘一點五。但講母語的老師也應該被鼓勵，在中學、小學也是一樣，若老師教數學，還是教體育，使用自己的母語，應該要給他鼓勵。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簡單說到這邊就好。不好意思，我有稍微耽誤兩分鐘的時間，謝謝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非常感謝莊老師精彩的發言，對台語日常這是很重要的。照理來說，這個

語言如果很日常，我們就不必做那麼多事情。所以今天的發言就是要如何把台語變成日常？包括其他客語、原住民語都一樣。我們下一位請鄭清鴻主編來針對今天的主題發言。

鄭清鴻與談人

謝謝主持人，以及現場所有關心國家語言、本土語言發展的各部會代表，還有關心這個議題的各方朋友、老師，大家好。我是前衛出版社的主編，也是師大台文系畢業的學生，我是清鴻。今天我要來分享我的簡報。因為我想要說的這些東西，其實前面有好幾位老師，包括昨天論壇當中，劉承賢老師他也有說到很多比較細節的部分。所以我會站在我自己在出版社，尤其我去年有做一本台語版的《小王子》，《小王子》做出來後，市場的反應其實是不錯，也讓大家知道說，原來世界知名的文學作品也能用台語來表現，當時也引起很多注意。後來在市場上也能看到很多本土的、台語的繪本，或者這些經典文學的翻譯工作，陸陸續續越來越多人來投入。我想這是一個好的趨勢跟現象。但是要進一步來說生活化，就是要怎麼把我們包括台語、客語，還有所有的原住民語在內的國家語言，要讓它更加生活的，在我們生活中用得到。我覺得這個議題本身是一個很有趣的提問。我思考方式是這樣的，要說語言跟生活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以前日本時代有一句話「公學／國語讀六冬，毋捌一塊屎桶仔枋」（讀了六年的公學校／國語，卻不知道糞桶木板），什麼意思？就是你如果失去你自己的語言，因為日本時代的臺灣通常都是用臺灣話，或者台語來做日常生活的溝通。但進入日本時代以後，這個殖民政府開始推行國語，也就是日本話。所以那時候的臺灣人，確實是感受到自己的語言跟文化受到一個國語、新的語言的壓迫，這個壓迫讓大家日常生活產生什麼現象？就是你的生活會不方便，你會造成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我覺得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事情。到底我們失去一種語言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造成什麼樣的不方便？或是說，其實情形反而和以前不同，現在的情形是：其實我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為什麼大家失去一種語言，但是你不覺得產生某一種不方便的情形？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值得去思考的，說不定有些問題是出自於此。所以說，語言到底為什麼沒辦法生活化？語言應該是跟我們的生活要緊密結合的，日常生活當中，每天都有可能說（語言）。但是做到現在，時代演變到現在，我們反而是要去挽救自己的語言，這中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是我自己兩點小小的觀察，第一個就是沒辦法用。過去我們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是一種，你可能在你的家庭裡面，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圈裡面你有辦法使用，你在學校、公共空間場合要使用的時候，你可能會被罰錢，或是說你會受到一些歧視。這我感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今天我們討論國家語言發展法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會，其實比較沒有結合到這個重點。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有一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或是國家語言發展法？它某種程度是針對過去我們不妥的語言文化政策來做些彌補，我們給它法

律的根據。換句話說，國家語言發展法它可以視為是我們過去不當的語言文化政策的一種轉型正義。在這個層面，今天包括一開始做的這個影片，宣傳影片，雖然我們把華語也當作是我們國家語言的其中一種，也就是臺灣華語。但是事實上、在歷史上，在我們現在語言環境的結構方面，它也是佔很大的比例。這個佔比很大的語言，同樣放在國家語言發展內，那這樣我們討論要平衡所有國家語言發展的空間跟資源，其實這個論點可能是有問題的，這是第一點。今天我扮黑臉、做壞人，針對這個問題提出我自己的看法。第二點，就是我們生活是一直都在現代化，現在化就是生活的轉變，我們可能產業的模式、生活的方式、一些觀念都跟以前不一樣了。這就是我下面所說的，生活環境的改變，有一些東西，我們過去這些文化的經驗、語言的經驗，可能我們現在用不到，或是說，現在有一些新的東西、新的事情來取代了。所以生活的變化會切斷我們使用語言的機會和經驗。

接下來第二個就是「用不到」，「用不到」我個人覺得有兩個情形：第一點就是人口在流失，人口流失包括像，我可能會說的變成不願意講，不願意講的他就沒辦法學。所以就像前面幾位老師所說的問題一樣，可能爸爸、媽媽想要教，但是他們上一代沒有教他們，他自己想要教，但是失去教孩子的這個能力。再來就是生活的環境改變之後，變成有些東西用不到。現在仍有很多人討論著，到底要如何讓本土語言傳承下去？能夠活下去？一些新的現代的事物要怎麼用本土語言，每一種語言文化的邏輯去表達、去轉換出來，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所以現在討論語言怎麼生活化，最大的困境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用，用不到，要怎麼解決這兩個問題？以及沒辦法用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華語真的太多了！它多到有可能會排除其他使用自己語言，或者不同族群使用自己母語來對話的這種空間。比如說，我們最近在爭執一個政策，就是 2030 我們要雙語國家，雙語是哪兩種語言？是華語跟英語。同時你在做華語跟雙語國家的未來政策，另外一邊你又要做國家語言發展的推動。基本上這兩個政策可能是衝突矛盾的。華語跟英語基本上是兩種你不用推行，它就會活下去的語言了，但是國家的經費、時間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把這兩種不同目標、不同工作目的的計畫放在同一時間一起討論，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在公共領域裡大部分是華語超過一半，不然就是，比如說我和我的朋友，我們認識的人，或多或少用自己的母語，或是我可能多少聽得懂客語，我可能會說一點，最多就這樣。那在我們私領域呢？可能華語超過一半，一半就是和我自己生活圈有辦法使用母語對話的這些人。等於是說這個 N（本土語言、手語），多 N、半 N，本土語言在我們生活中的佔比，佔的比例實在是太少，這可能也是我自己在說這個議題時，應該要反省的地方。如果真的根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我們要平衡每種語言的空間跟資源，華語必要的比例真需要這麼多嗎？而且我們在這個空間當中，要怎麼提供翻譯的服務？翻譯的服務包括華語對台語、對客語、對原住民語，這是一種。前半場蔣絜安委員提到，有沒有可能做台語跟客語直接翻譯，或者台語跟某一個原住民語直接翻譯？這是可以思考的，其實不必每件事

情都透過華語，我們才能真正做到這個平權的精神。要所有的語言都能平權，你才有尊榮感。你不能說「我是某一種語言」，它的空間資源比較多，你要讓它有尊榮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點是語言的環境，現在實體的社群，比如說幼稚園，或是母語的家庭等等，這些都是現在看得到的，但我思考的是，現在其實有分子化的現象。現在大家願意來學台語，他不一定是因為家庭或是族群的認同。他可能是因為大家的興趣，或是某種動機來引起大家想要學這種語言的情緒，或者是認同感。另外就是專業化，比如我在出版業，出版業用台語溝通的情形其實蠻多的，但是要怎麼把這個專業的東西，各行各業用台語，或者它有某一種族語的行話、黑話等等，這種比較專業的語詞，要怎麼轉換出來？變成是各行各業你要用這種語言的時候，你有一個語料庫，這也是應用力的一種轉換。再來是線上的社群，像我剛剛有看到「牽囡仔e手」，或「臺灣話e簿仔紙」其實很多人同時在做，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是，主要是我們在建構語言的認同，在屬地、屬人這兩種方式以外，有沒有其他的路線？屬地就像剛才前面也有人提過，是不是有可能一個地方、某一個地方他用客語比較多，我們在公部門，就要規定你的公務人員至少要拿到這個語言，這個地方最常使用的語言的認證，至少到什麼程度等等。屬人就像比如我自己是原住民，或是我的語言在某個公共空間裡，它可能不是較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所以要保護它，其實比較困難。我們參考馬來西亞福建話的經驗，他們也贊同要有個地方，屬地主義的做法，把它圈起來。至少在這個空間裡面這個語言是可以得到比較多的保護，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做法。另外其他的地方，我們不一定看不到，有可能是沒注意到，比如說我剛剛說的，人家就是透過台語歌去學台語，這種社群有沒有辦法從各方面去提升數量，或者讓大家可以互相認識、互相聯繫，變成一個更大的群體，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可以試驗的方向。

再來是語言跟文化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在補助一個語言，可能就只針對這個語言本身，但是語言是需要一個文化基礎的，我不可能說在一個地方要做一個語言的復振，但是我不去顧慮到它文化的現實，還有這個環境裡所有現實的基礎。所以語言政策跟文化政策，甚至是說這件事情難道說只是文化部還是教育部的事情？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放大一點、放寬一點，它可能是一個產業裡面也要注意到的事情。所以要如何結合產業的層面，用這層思考來把所有的部會都連結起來，變成不僅是文化部跟教育部的事情。所有的事物都跟我們語言復振有關係，我們的補助才不會只做到一個點，這個點給你多少錢，但所有的補助沒有變成一個大的面向去觀察、推行，這是很浪費資源的事情。最後我的結論是，因為很多老師、很多關心這個議題的人都分享說，現在華語在臺灣社會上它的地位、功能到底是什麼？它過去是國語，但現在它可能頂多就是共同語言，我們語言不通的時候用華語來說，但實際上真有需要這麼多嗎？甚至是劉承賢教授也一直強調說，我們有很多的補助，語言文化的建設都放在華語，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如果沒有先解決華語的問題，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些想

法變成無法執行，因為就是華語在那阻礙。再來是實用為先，我們循序漸進的做，先做廣再做深。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提升普遍的母語程度，你要提升大家的程度，不可能一開始就說很多、很深的東西。所以要怎麼從比較淺的東西讓大家慢慢地提升，至少聽得懂，聽得懂以後，再來追求要怎麼讓大家用的比較優雅的母語表現自己的觀點跟講話的方式，我覺得是可以分層去做的。

還有，我們國家語言政策短期、中期跟長期推動的目標到底是什麼？比如國家語言發展法實踐以後，我們多久之內該做到什麼程度？要有多少人能恢復到某個程度來說台語，聽得懂台語、客語？這個目標到底是什麼？我還沒看過所有的資料，但我希望如果有這些資料，可以提出來跟大家一起討論，一起檢視該怎麼做，才能有一個定期我們可以去追求的目標好好來做。

最後第三點，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對譯要怎麼從華語的體制跳脫出來？我們來思考每種語言之間要怎麼提供適當的對譯資源，當然像是立法院、公共領域、博物館、圖書館這些都要先做，一個前提就是，各部會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我們資源撥得下來，大家改變觀念，我們才能把翻譯，甚至是母語的復振工作做得更落實。以上是我的分享，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今天很謝謝鄭清鴻。他發表與其他人說的內容都很有重點，尤其剛才說降低華語比例。這點大家都很有感觸，目前我們華語比例實在太高，提議學校要增加母語。一般的公共場所都是華語比較多，你要怎麼把華語的比例降低，才有辦法讓其他的語言有生存空間。我看今天很重要的一個論點就是要降低華語（比例）。接下來請顧老師，我先說明一下，顧老師他今天會先用簡單的手語來表示，然後放文字稿讓大家看。現場他不打手語，也不會有手譯員口述，他的目的是要讓大家來體驗這種無聲的感覺。所以待會不要納悶這個影片怎麼沒有聲音？請大家不用緊張。接下來請顧老師來為我們分享他有關臺灣手語的經驗。

顧玉山發言人(聶湘儀手譯員)

主席呂台長，各位貴賓、各位朋友大家好，還有要謝謝兩位手譯員，很辛苦，謝謝。本來今天我是想在現場直接用我的手語去發表意見，但是我考慮了很久，前幾天我本來也有打算拍我自己的影片給大家看，我希望大家體會無聲的感覺，讓大家直接用眼睛看，了解我們聾人就真的是只能靠眼睛看，是沒有聲音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同理感受一下，光用眼睛看的感受，覺得用文字去看，文字我會放得比較大，大家可以看。大家會不會覺得只靠眼睛收取資訊的時候，是比較辛苦的？其實同理可證，就是我們聾人在資訊上面的辛苦，請大家多多包涵，來體驗一下這一段。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顧玉山。為什麼叫玉山？就和我出生長大的台灣最高峰玉山名字一樣，我父親給我取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我出生在台灣。你們知道

在聾人文化中，聾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手語名字嗎？這和一般聽人文化所使用的名字有些不同。在聾人圈裡，他們都叫我顧爸。為什麼會叫我顧爸呢？第一個字是用我的姓氏。第二個字「爸」，也許是我年紀都比別人大。

今天國家語言發展會議邀請我來出席，我感到非常的高興。也很高興能夠在這裡與各位分享及交流。在今天討論的主題之前，我想問問大家，你們知道，聽人對於聾人文化有許多的迷思。聽人們認為聾是一種障礙，應該跟其他殘障團體一起。但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觀念。我並不認為自己是殘障。為什麼呢？因為聾人有自己的歷史定位，也是在少數語言族群中較為特殊的一群。特殊的地方在於文化上的不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原住民的語言、歷史相當悠久，而聾人的文化與歷史較短。但原住民有許多的族群與聚落，而聾人則是分散在台灣各個角落。為什麼呢？因為聾童出生在台灣各個不同的家庭，手語程度也都不一樣。在進入學校開始學習手語之後，才開始聚集形成聾人文化。我相信，社會大眾對於聾人文化有許多的誤解。因此希望可以打破迷思，彼此交流瞭解。回想我以前在聾校長大，高三畢業進了大學才發現我們之間的文化差異。聾人文化與聽人文化的不同。我一個人進到了群體，就像是外國人到了美國遇到語言溝通障礙一樣。以前這個時候並沒有手語翻譯員，學校也沒有提供。就只能枯坐在課堂上發呆並學習了四年。因此也努力推廣與組織大專聾人聯誼會，共同幫助與協助爭取聾人福利。

推廣得越來越廣之後，我們也組織了聾劇團的表演。開始讓許多聽人大眾看見我們。從以前不瞭解我們，到現在讓他們慢慢瞭解。另外，在學校裡也是。我畢業後也有機會到啟聰學校去教這些聾學生。但我發現他們好可憐，並沒有學習到手語。因為在那個時候是禁止使用手語，只能使用口語。而且也影響了這些學生的智力發展。真的是很可怕。

隨著年紀增長，我也想著要怎麼推廣手語。正好有大學邀請我去教手語，並和這些聽人學生互相溝通交流。而之後我不需要手語翻譯員的幫忙也可以進行教學。我看到許多美國的聾人拿到了博士去大學裡教書，但為什麼台灣沒有呢？因為美國有法律保障他們的平等，但台灣還沒有。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也能迎頭趕上。培育更多的聾老師，讓他們進入學校裡教學，並協助他們取得碩博士等的高等學歷來進行教學。我記得 20 幾年前，當時許多聽人覺得手語並沒有語言的文法結構，只是胡亂的比手畫腳。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聾人的手語結構看似混亂是因為沒有人去研究它。正好在大約 20 幾年前，中正大學的語言研究所正在研究臺灣手語，他們也邀請我去中正大學教手語十幾年了。之後中正大學語言所的教授們共同研究發現，臺灣手語是有語言結構的！手語不是胡亂比出來的！而是有語言結構的！他們做了許多研究與發表。現在也有聾人在裡面念書研究。

最近也有因為國家語言法，並由教育部委任進行的鄉土語言課程，在國小的教材部分也在今年一月開始計畫與研究。在明年 110 年時，也會開始由所培育的手語種子老師到學校教學，跟其他鄉土語言或原住民語一樣進行教學。很

棒！以後也會藉由這些聽人學生推廣出去。之後他們對聾人文化就會更了解、尊重與包容。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再來是什麼呢？我也希望學校及教育體系等，持續的推廣臺灣手語。不要再使用過去錯誤的教學，而是全盤改革的手語教學方式。開始教導聾童學習手語，並在長大後也可以學習其他口語或書面語的第二外語。學校方面需要努力的是，老師們應該都要研習一些大學開設的聾教育課程培訓，但又因為現在大學裡並沒有聾教育的科系，只有將所有障別包含在一起的特殊教育學系，這樣無法分清楚。最好是像我在美國看到的，一個專門的聾教育學系。還有手語翻譯學系也是一樣的道理。希望可以持續推廣這樣的觀念到全台灣。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成為亞洲第一。

另外，我也想到，手語在許多公共資源上一樣相當欠缺，並沒有完善。而最近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每日記者會，也看到了手語翻譯，台灣跟全球一樣進步。真的，台灣在法律保障上是贏過許多亞洲國家的。大家還記得，以前聾人是不能開車的。美國聾人就可以，為什麼我們不行？幾十年前的老聾人們去抗議才讓政府鬆綁。現在的聾人就可以跟其他人一樣平等，可以開車了。而且許多聾人需要開車上班、買東西等。台灣還比其他許多亞洲國家更早開放。可見政府還是有在改革與開放，但還是稍嫌慢了點。希望可以在加速推動。

還有就是，之前我也常在去中正大學教完書之後，去一些養老院，探望一些老聾人。這些老聾人都好可憐，常常自己一個人，周圍都是聽人，沒有人可以溝通聊天。每星期去探望時，他們都特別高興。他們常常告訴我，希望可以跟其他老聾人在一起比較好。我們也希望政府可以重視，但政府常說不希望違反回歸主流，希望將聾人回歸到聽人族羣。怎麼辦呢？還是應該要分開來，因為文化和語言上的不同啊。希望政府可以設立聾人的養老院，並設立專責的手語翻譯培訓機構，讓手譯員去幫助這些老聾人。前些日子，我也有去探望這些老聾人，一位 90 歲的老聾人，真的很可憐，都沒人幫忙。他兒子也無法負擔看護等的龐大費用，只能心情不好的發脾氣一整天。這也讓我想起了我自己，會不會有一天也會發生在我身上，或其他人身上。而且也希望這些老聾人所保有的一些老臺灣手語，可以協助保存下來。很久以前所流傳下來的老手語都要消失不見了。就像現在的聽人年輕人一樣，母語也在他們身上漸漸消失。反而去了學校使用其他主流的語言。我非常希望可以保存台灣的聾人歷史與文化，希望他們不要消失不見。而在老人過世後，聾人歷史與文化可以繼續流傳。

另外，我也想到，像是在社區裡也是一樣的。不管是在台灣各地的社區大學，只要在社區中持續推廣手語教育，就能使有興趣的人進修，並到各地去協助聾人。我覺得這是很棒的！現在各地有許多的社區大學，不管是聾人老師或聽人老師都可以協助推廣。還有像是學校中的手語社團，也是可以在台灣各地發揮推廣手語的功能。我真的覺得很棒！你們說我說的對嗎？

還有在聾童方面，也應該要開始注重手語的教育，不應以口語教育為主。而是先以手語來學習主要的基礎知識，並以這個為語言基礎來學習其他口語或書面語。有沒有發現，在電視上也有越來越多手語的繪本教學影片？我相信台

灣一定可以更快速的進步與培育。尤其可以看到政府最近也補助了許多相關的活動。我真心希望台灣對於聾文化保存可以更上一層樓。聾人也可以利用多媒體或電視等，讓聾人可以主動為自己發聲。希望也可以如其他像是原住民或客家人等一樣的，公平和樂的一起生活。現在你們有些什麼想法，也可以參與討論。就這樣吧！謝謝大家。

呂東熹主持人

非常感謝顧老師這麼精彩的發言，完全沒有聲音的感覺，大家感覺如何？這個沒有聲音就是說，聾人跟聽人的文化是相當不同的，我們以前都不知道。老實講，我最近看了中央疫情中心，或者是國會頻道，他有一些手譯員，才發現原來我們臺灣真的很需要這種雙語，所謂雙語，我還是強調，雙語不只是華語，客語與華語、台語與華語、原住民語與華語以及手語，這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就像剛剛第一場 Mayaw 講的，到底我們要尊重或不尊重這樣的一個文化氛圍，怎麼把它凸顯出來。能夠讓手語不管是在各社區、社團或是學校都能全面去推動。尤其其他剛剛講到非常感動就是，原來聾人在老人院他完全是沒有談話的對象，老人自己已經是很可憐，可是他到裡面完全沒有談話對象，這給我們蠻大的衝擊。

非常謝謝今天三位與談人，其實時間已經超過了，回應跟討論大概到 50 分，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耽誤一些時間，當主持人沒有盡到責任。但是沒關係，我們接下去就針對剛剛三位與談人，還有上半場（口誤：早上）一些沒有回答的或要詢問的，我們利用這個時間趕快發言。

我先把上半場的，上半場有兩個，一個是楊淑珍針對向盛言提的內容，母語從幾歲開始學習比較好？他是說他電腦沒辦法提供攝影機跟麥克風，所以他用這種留言方式，晚一點請向盛言回答。另外一個，上半場有位賴滢伊小姐。我也特別提醒，等一下發言請說你的服務單位，還有中文全名，跟你的職稱，以及你要向哪位與談人提問？提問的內容是什麼？針對這個就三分鐘時間，請把握時間，因為我們已經時間超過。現在有沒有人舉手？沒有的話我們請謝莉芳小姐發言，麻煩打開你的鏡頭。

謝莉芳發言人

主持人、與談人、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蒲公英聽語協會的理事長。我們知道臺灣手語是國家語言，那要從各個面向來推動，主要就是要提升它的活力，改善目前語言斷層的危機。剛才非常謝謝顧爸的分享。我們知道臺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聽障人口是十二萬人，可是使用手語溝通的人數，依照學者專家的估算大概是一萬多個人，當然臺灣手語作為民族文化性的保存，這樣的意義很重要。可是就語言要達到溝通的這個目的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是要讓更多人有動機去接觸。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聽障小孩的母親，可是我自己的小孩在過去二十年都是以口語來溝通。就是我的小孩在診斷以後，我所接觸到的醫療、教育都告訴我，科技輔具的進步和早期療愈可以幫助他學會說話，跟我一樣。

過去的經驗就是說，小孩在國小選擇台語的鄉土語言，或是到高中的時候去學習法語當第二外語，可是這就讓我想到真正的語言學習的需求應該在哪裡？所以孩子長大了，他會決定他需要學習什麼語言。

我要表達的是，臺灣的社會有很多跟我一樣，孩子是聽障，可是父母是聽人，可以接受孩子學手語嗎？比例是多少？為什麼大部分的家長不願意接受？是怕標籤化？還是覺得說，我自己的小孩是聽障，可是他會說話，聽起來比較厲害？這個問題的討論，其實在我們聽障圈已經很久了。所以就有家長在去年提出一個手語納入早療這樣子的議題，然後得到公民的聯署。我們也知道衛福部跟國教署呢，已經展開 0 到 6 歲的一些手語教材的編制，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想要講的是，如果沒有辦法去改變這些聽人家長對聽障小孩語言的這些想法，如果聽障家庭都沒有辦法去接觸、接受跟推廣臺灣手語，那怎樣振興、復興？然後來談這個話題呢？

我自己接觸手語的原因，是因為我自己曾經是聽障機構的老師，看過機構裡面有一個會手語的老師來，在他的課堂中，把他的手語技巧融入進去。還有就是我自己是語言治療師，我因為要服務其他特殊需求的小孩，我到台北啟聰學校去學習手語，我們協會也服務了一些聾人父母的聽障小孩。所以我要在這邊強調的是說，我們講國家語言要生活化，那動機取決於需求，怎麼樣把這些需求，當然你去創造這些教材的編制當然是好的，可是怎麼樣要讓更多人知道學習手語的好處。我要強調的是，最後我再講一下，就是 20 到 40 歲的這些聽障青年他們都會講話，那什麼樣的動機會讓他們有想要去學習手語？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讓青年人自己可以發揮他們的創意點子，可以在語言政策裡面，讓他們去共同融入，然後提升語言的形象規劃。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主持人跟大家。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謝小姐。我們下一位請聾人協會林理事長發言。要麻煩請開你的鏡頭還有聲音。

聶湘宜手譯員

理事長他本身會使用手語，等一下，我把他切換到舞台。

林哲瑩發言人(聶湘宜手譯員)

大家好。我的手語名字是林哲瑩，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聽人碰到我這個聽障的聾人文化，然後有一些相關的聾人文化的內涵是不了解的。比方說在教育的部份，可能都會用文字手語這個部分，可能沒有看到我們聾人，比如說有一些會議，都沒有看到我們聾人自己的代表，所以感覺我們沒有被重視。聾人跟聽人想法真的有很大的差異，我希望政府還有社會一起協力來討論，一起合作，一起研究來做發展。最近客語、原住民語、台語這邊都有

成立相關的組織，台語、客語這邊也有成立它自己的電視台，專門台語、客語的電視台。但是我們手語是沒有自己的，我們都沒有，這部分是有很大的缺失、缺少。讓聾人在電視上吸收相關的資訊是非常不足的。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成立（手語電視台），讓這個部份再做發展。我最近看到手語，「無聲」那部電影，它裡面有表現手語的元素我覺得是很好的，我們聾人協會也有辦理手語的繪本，讓聽人、聾人都可以看這個繪本，我覺得這些都是視覺上面的很不錯設計，可以看到的。再來就是在疫情的記者會手語翻譯員的部分，都會帶手語翻譯員，但有時候就稱呼手語翻譯員為手語老師，這對我們來說真的會覺得三條線。所以大家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謝謝大家。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理事長，非常感謝你。因為現在有幾個發言，我先第一個要請「牽囡仔e手」的黃小姐發言。發言完以後，我們請賴滢伊小姐。等一下還有其他人，我們先請黃文玲發言。

黃文玲發言人

大家好。我是「牽囡仔e手，行台語e路」的阿玲。因為我們是母語家庭，剛剛莊老師有說到很多關於母語家庭的困難，所以我想回應老師的部分。第一個就是我們帶小孩出門要用母語，其實常常會遇到很多不友善的回應。就是在講台語，對方有的會說：「哇！你的小孩講台語」，他就會說怎麼那麼可愛，或是什麼。不過他們對大人也是繼續講華語，我覺得那是一種社會的氣氛。所以我覺得我們能做的部分，就像之前謝銘祐老師有參與的台南正興街，和嘉義現有「台味佇嘉」這個部分，就是社區營造，我們在社區可以製造一個氣氛，就是可以自然用母語。另外第二個就是，客委會都有貼紙，客語友善的貼紙，但是我觀察到那個效果其實不太好，有客語友善的店家，我其實也很少聽到他們在講客語。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想說要怎樣鼓勵，我想到一個方式，比如說，我們現在各縣市都有市民卡，像是桃園有桃園的市民卡，我們也可以出一個本土語言認同卡，我們如果可以去這些店家，我們用這些認同卡，我們又使用我們的本土語言，鼓勵大家如果用這個本土語言認同卡，使用本土語言可以有一些優待，這樣是不是可以鼓勵更多人在生活中用本土語言？

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有老師講到，比如說媽媽手冊的部分，在裡面說母語的重要性。我們去年有一個計畫就是文化部的補助，我們出一份 DM 跟大家說母語的重要性，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大家現在都覺得母語是不重要的東西，所以寧願去學英語、其他的語言。我們要把母語意識先擺在前面，為什麼大家願意說母語，可能他就是有這個母語意識。就像母乳一樣，之前母乳也是有很多背書，但大家不願意餵母乳，也是透過政府推動母乳的意識，大家才知道母乳是很好的東西。母語也一樣，母語也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我們有很多文化在裡面，不過大家不知道。我覺得這部分就是要優先讓大家了解，比如說媽媽

手冊、衛教手冊，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另外就是「母語共學」，現在沒有環境，我們的台語孩子沒有環境、沒有朋友可以說台語，所以我們就創造一個環境給他。我們期待政府也可以一起來做，因為小孩如果沒有那個環境，他們是說不出來的，他們聽到華語就跟著說華語了。

呂東熹主持人

時間差不多了，謝謝黃小姐的發言，很寫實，要怎麼創造母語的家庭？接下來先請賴小姐發言，之後再請臺南西拉雅協會的萬淑娟，第二位發言。請控制時間在三分鐘以內。

賴滢伊發言人

我今年開始接這個 Taiwan bar 的專案，他的華台對譯。我原本去年是做國美館的台語語音導覽，一開始我們收到的資訊是希望可以撥一部分來推廣台語，因為這是文化部的政策之一。不過我們在接洽中，以及工作過程裡，就發現到這些承辦人員他們會覺得你這就不是國語，但我們已經說明因為本土語言發展法的關係，所以我們來接這個案子。他就跟我們說：「你們有翻就好了。」結果我們表達自己翻譯會比較通順，因為台語有台語的文法，有它的使用方法。結果承辦人員還是堅持用華語直接逐字翻譯。他讓我們感覺是「我就有翻譯就好，反正現在大家都要聽華語，誰要來聽台語？」而且他又在市區內，根本不會有人來聽台語，他的意思大概是「我們沒有這個需求啦」，他就是這樣跟我們講的。不過不僅是我知道，現在新開幕的嘉美館，人家嘉美館這部分就做得很好。他們對台語導覽的訓練都有專門的師資，也一開始就推動這個計畫。所以我覺得承辦人員尤其是機關，我遇到很多機關都是這種心態，他們應該先拋棄華語本位主義，才有辦法來接受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這些母語都是平權的。好，謝謝大家。

呂東熹主持人

非常謝謝。我們請潘政宇先生發言，請開鏡頭。

潘政宇發言人

主持人大家好。我想請教莊佳穎教授，我們現在對台語，包含臺灣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馬祖話和手語，若是針對台語的部分，能不能用台語來教中文？因為如果不能用台語來教中文，都只用北京話來教中文，本土語言便無法發展。因為我奶奶以前在雲林顏厝寮顏思齊開台第一庄，以前村莊裡在日本時代讀漢學，用台語去讀四書五經，用台語去讀唐詩，就像「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若用北京話去讀，根本都沒有押韻，若改用台語去讀，絕對是有優勢。我們現在能不能用台語，就像香港用廣東話去學中文，有辦法嗎？我是想要請教這個，因為如果能

用台語去教中文，我們以後母語家庭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去認識這個世界，就不必擔心去幼稚園、去國小時漸漸被北京話影響。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線上好像沒有其他的發言，若有的話，請提醒我一下。如果沒有人發言，因為我們時間也差不多，本來我們的時間是到 4 點 50，現在剩 5 分鐘，因為線上有好幾個人要回應，我們再延後時間，差不多到 5 點之前，5 點之前會解決。我們先請顧老師回答，麻煩控制時間喔。

顧玉山發言人(聶湘怡手譯員)

大家好。剛剛有提到，謝小姐有提到了這個部分，有關聾人有一萬多人使用這個語言是不對的，因為內政部統計總共有十二萬人是聽覺障礙的手冊。回歸主流的口語族差不多有四萬人，但這四萬人裡面，最近又慢慢回來了，為什麼呢？因為我不知道孩子在學口語是誰決定，孩子的第一語言是要學口語、學手語，誰決定？一定是家長決定。還有治療師自己本身會手語嗎？我在美國看過美國的治療師，他自己本身是會手語的喔。所以這個部分你怎麼決定孩子是要學口語還是學手語呢？我知道學口語真的是很難學得完整，那學口語有時候會講不清楚，有很多孩子回到一般聽人的社會，就發現他還是不正常，他是不正常的嗎？他還是聾人。所以聾人在自己聾人的環境成長，他有自己的優勢，可能戲劇、醫療各個優勢有，可是臺灣有嗎？其實臺灣好像沒有這部分的專家，這個部分是有問題的，就變成有很多，比如像是在協會之前有很多手語者，可是慢慢這段時間越來越多口語族，像昨天那位牛與談人，還有剛剛發言的理事長，他其實從小是學口語的，可是你看他現在來做聾人協會理事長，待會可以請他分享他的經驗。其實口語族，聽障者他學口語，他有他自己的心路歷程，等一下可以請他補充。

為什麼現在我們國小很多教育失敗，然後又回到啟聰學校來學習，所謂的回歸主流讓聽障孩子一直讀到大學畢業，可是他可能在國小就失敗，因為他會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難，所以最好希望他從基本語言的建立，能夠用語言學習認知再學第二語言，而不是像一般聽人以為他的雙語就是聾教育裡面同時學口語、手語，其實他是不適合的。聾孩子他們本身生理上的特色就是不一樣，應該優先以手語為基礎再學口語，而非同時進行，同時學習起來是有困難的。另外有很多外國聾人來臺灣做交流，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學口語的聽障者會很高興跟這些人做交流，是因為他可以回到他基本的聾人本位是學手語、是用手語溝通的。對不起，時間有點超過了，我時間到了，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顧老師。剛剛因為有發言者我沒注意到，我想這個順序有點顛倒，我讓西拉雅的萬淑娟萬小姐補充發問，下一個再請林理事長來發言。

萬淑娟發言人

你好。(西拉雅語)，我剛剛是用平埔族群的西拉雅來問。我的問題，其實，我看到線上是有文化部、客委會、原民會、教育部都在場，也有臺師大、傳通會還有科技部，也有與談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問題是應該要請問……是不是誰可以來回答？第一個我想要請教一下，整個的我們現在的國家語言政策，現在其實是走向一個讓我們非常期待的一個方向。只是說我想要請教有關平埔族群的國家語言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我想請問，剛剛也有提到說，如果我們去到某一個地方，可能他是以什麼樣的一個族群為主流的時候，我們大家一起彼此來互相學習這個語言。台南這邊的話，西拉雅其實他是一個原鄉，也有很多的西拉雅本來就是在地原住民。將來我們也期待，到台南歡迎一起來學西拉雅，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的話，我們一直強調這個強勢的語言就是華語和英語，不過我們國家雖然定調要做本土語言、做國家的語言，事實上他的經費編列同樣是以強勢語言為主流。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現在講國家語言法的時候，是不是要整個國家語言的結構、架構要再重新思考？我們的雙語政策到底要怎麼樣的定位？我們還可以去表達這些嗎？雙語政策如果是兩種強勢語言，然後國家的語言政策定位的本土語言是更弱勢的語言的時候，確實這樣子要談將來的發展，我們就是困獸之鬥。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國家語言的定位跟雙語的走向，能夠也一起來討論。譬如雙語是兩個強勢語言，有沒有可能，一定要做這個規範的話，我們可以選擇嗎？譬如我是西拉雅母語的話，將來我的雙語是英文跟西拉雅語，再來才是我的選修。也有可能是中文，或是台語是你的雙語這樣，所以這三個問題啦。今天不一定可以回答我，但我希望下次相關的會議裡面能討論到，有機會的話，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我們請最後一位林理事長，把握發言時間。

林哲瑩(聶湘怡手譯員)

我分享我自己的本身經驗，我是口語族長大，學口語長大的聽障者，我在工作、讀書、家庭等，我覺得融入聽人的團體裡，真的沒有讓我開心的感覺。可是我加入聾人協會，開始學習了手語，開始吸收了資訊，我開始感覺到、發覺到我自己是個使用手語的人，感覺有尊榮感，讓我覺得自己開始有自信了。我希望有關這部分能夠尊重我們聽障者聾人文化，還有語言的選擇權。誰能夠決定我們學什麼語言，希望讓聾孩子自己選擇要學什麼語言。

呂東熹主持人

謝謝林理事長。接下來有兩個是用網路提問，我問完就請其他的與會者來回答。第一個是潘政宇先生提問，針對顧老師能否使用手語創設自己的高中、大學升學考試？如果我不清楚可以直接到留言區觀看文字。

另外一個是新竹室內樂集藝術總監溫榮弘先生提問，萬小姐推動西拉雅正名還未實現，有什麼方式可以將西拉雅語言，甚至文字方式納入為國家語言？這部分要請政府部門回應，請與談者盡量針對發言詢問來回答。

莊佳穎與談人

首先是文玲媽媽剛才所提到的，我覺得現在母語家庭、台語家庭、客語家庭，或是族語家庭已經在推廣自己母語，或是社區的一些工作。希望政府現在就開始去做一些支持，讓我們的語言環境可以更加友善；第二個是政宇先生提問，能不能用台語來教中文？其實用台語教所有的學科，或是用我們每個人的母語教所有的學科這是我的理想，但因為目前就像清鴻所說的，他今天的發表主要在於我們要如何把社會共識變成是一個對母語比較友善的環境。我覺得現在的社會氛圍還沒成形，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不只是督促政府要更加推廣母語，我們自己也要努力身體力行做這件事。

我的雙胞胎就是說台語的母語人（native speaker），但他們進幼稚園以後，真的就遇到學習時缺乏母語的對象。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是用台語去認識所有的東西，直到中班之前回到家裡都還是講台語，但到大班的時候，開始需要使用一些語言細節，華語強勢介入後，他們就使用華語的比例逐漸提高。這是我很擔心的部分，也是所有母語家庭的爸爸、媽媽很擔心的狀況。要如何扭轉華語強勢的現狀，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他們都待在家裡，所以到現在仍百分之百講台語，我覺得這是疫情不錯的部分。

再來就是因為之前做動畫的關係，我能理解聾人朋友的一些限制，希望用我所知道的部分做些建議。首先是尚未學習讀寫文字的聾童，該如何幫助他們？我想台語台、客語台、原住民台這些電視台能夠在兒童節目上增加手語畫面，聽人父母無法提供許多資源給小孩，而小孩還不會讀字的時候，我們的母語教材出版社已經很少了，手語教材更是少，是否可以考慮從電視台先做。第二，我建議提高手語翻譯員的待遇。手語翻譯員工作一次有時半小時，但光搭車往返就不只這個時間了。建議手語翻譯員待遇能比照英語來處理，不僅是手語翻譯，台語、客語、族語都應該有這個待遇水準，這才是真正尊重到各個語言。

鄭清鴻與談人

針對能不能用台語去教各科的問題，我覺得因為現在台語，或是整個臺灣語文上我們有自己的系統，有自己強勢的地方，我們所要做的應該是如何將這個語言原本的東西先推廣出去，接下來才是循序漸進推廣，各行各業、各種不同專業的領域能不能使用不僅是台語，用自己的母語，甚至是其他本土語言來

傳播現代知識。其他學科像是四書五經這些，能不能用台語來上課？我相信當然是可以，但應該可以先思考更有趣，甚至是更要緊的事情。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以上補充，謝謝。

向盛言與談人

小朋友還沒出生的時候，沒辦法決定自己幾歲說母語，不是多少歲的問題。像是我們客語說的「吃到老、學到老，活到老、學到老」，不管多早都不會太早。在英文來講，不會太早來學母語，也不會太晚來學母語。像聽古典樂的例子，小嬰兒在媽媽肚子裡就可以聽到，就可以接受刺激，開始學習了。

顧玉山與談人(聶湘怡手譯員)

我希望可以在教育的部分再做一些調整，因為十幾、二十、三十年以前，一樣都有這樣的狀況，很多人一直研究雙語的教育，要教我們聽障孩子回歸主流。到現在我可以說，回歸主流這個政策是失敗的，用了那麼多的經費都是浪費的。我覺得應該從母語開始，從基礎開始教好，才不會浪費時間，讓孩子長大之後，我相信他對聾人會感覺自己是有成就感的，是跟聽人有平等地位的，是可以做博士、可以做大學教授，可以到外面……我看到國外真的很多聾人很有成就，在臺灣真的是非常少，希望這個部分能大力地推動，能夠徹底地改革。不會說二、三十年這樣失敗的經驗還一直延續下來，把聾孩子當成白老鼠在那做實驗，希望不要再用這樣的方式，從現在開始就可以做好。

呂東熹主持人

因為今天有一些比如詢問到西拉雅的問題，有一些涉及到部門，譬如公共服務，或者公共論壇是否提供耳機之類，我想在座有一些政府部門，可否針對以上的問題做些回應？文化部、教育部、原民會都在現場。

陳瑩芳司長

主持人、各位專家，還有關心國家語言發展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很感謝大家能夠來參加這個論壇。我的台語不怎流利，所以接續我會用華語來表達，這也是我要努力的地方。今天非常感謝大家能與會，而且提出非常多的意見，事實上，在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第三條裡面，我們提到所謂的國家語言，就是在臺灣各固有族群所使用的自然語言跟臺灣手語。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剛剛萬淑娟小姐提到的西拉雅與平埔族語言，也是固有族群的一部分。但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如同很多與會的朋友都提到，語言我們要強調它的平權，但是絕對不是齊頭式的平等。所以在國家語言發展法裡，我們特別針對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需要有一些特別的保障措施。而這些保障的措施就要看各個語言的發展情形來給予所謂的垂直式的平等，而不是一律都用同樣的方式來推動。比方說，像平埔族語的西拉雅語這部分，我們在去年教育部本土語言課程裡已

經把它納入未來課程的規劃。待會教育部的與會代表也可再加以補充。但有些平埔族語它可能要走的是未達可以使用的這個部分，就要用其他方式去做處理了。

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各個部會今天的參與，在國家語言發展的任務裡，為什麼我們邀請了客委會、原民會，還有其他像科技部、通傳會都一起來，以及各縣市的代表？語言的發展不只是一個部會的事情，就如大家所提到的，每個部會都應投入。像今天提到公共服務的面向、文化場域的面向、傳播的面向，在整體的環境裡都有這樣的資訊，如此的一個環境，才能自在地使用語言。我想我們要做的地方還很多，非常感謝大家給予意見，我們會紀錄下來，接下來還有好幾場的論壇，也歡迎大家再來給我們指教跟建議，謝謝。

原民會語言科發言人

各位師長、夥伴大家好，很高興參加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第二場次論壇，我叫 Damod，來自台東縣關山鎮電光部落阿美族。今天也是 8 月 1 號的原住民族日，83 年我們修憲把山胞這個歧視的字眼改成原住民，86 年也修憲把原住民改原住民族，94 年行政院就核定今天 8 月 1 號為原住民族日，同年通過了原住民族基本法。過了十年以後呢，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在隔年 106 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就通過，目前原民會就依據這個語發法，我們執行了大概有四個向度：原住民族語言的推廣、傳習、研究，還有保存的工作。

在語發法的第 16 條，今天我們的 Mayaw 導演他剛有提到，我們這些原住民族地區的機關會做地方通行語，我們已經有發布了 74 個通行語。從 107 年到現在我們總共補助了 136 個單位，他可以去設置族語的標示，來讓我們族人比較有生活上親近族語，能夠看的到。

在語發法第 13 條，我們在行政、立法、司法的程序，可以用原住民語言來陳述意見，原民會也建置了原住民族語言人才資料庫，裡面有 4,900 多人。我們現在的例子就是立法院，Mayaw 導演講的，立法院已經跟我們合作，他索取了在台北可以進行口語（口譯）的這些老師，只要有立委用任何的族語來做問答，他馬上會用同步口譯。另外原民會也長年跟司法院合作，很多地方法院需要通譯，我們也會跟他合作，給他建議的人選。每年世界母語日總統都會參加，在今年我們全程採用六個語言同步口譯。真的，我們在開會，總統就是帶著耳機，如 Mayaw 導演講的戴著耳機在開會。甚至在隔天的會議，原住民語言發展會議我們是十個語言同步口譯。地方鄉鎮公所的部分，我們在去年 12 月修正了基本設施維持費。在歲時祭儀、文化活動、民族自治，也就是說地方的議會或代表會他要用族語來開會，原民會這邊會補助他口譯的設備、族語的口譯，那他相關的活動族語的司儀、主持人，所以文化部如果要需有族語的司儀，我們也會幫忙。也發行族語的文宣，其他的推廣，這部分我們都會協助地方政府。

在傳習，今天大家很關心的學前教育呢，我們也推動了 46 個沉浸式幼兒

園，互助教保中心也使用族語文化在教學，這個是 2 到 6 歲。0 到 2 歲這個部分，我們有族語保母，現在有 400 人，從出生一直到他入小學，我們都有族語沉浸式的服務。在國民教育階段，我們也跟教育部合作，高等教育我們有補助大學設置課程，終身教育目前我們在全國有設置七個語言學習中心，想要學習族語不管漢人、原住民都可以到這邊學習。剛剛有與會人提到這個科技運用，目前我們接下來要推動的，比如說遠距線上學習族語，當然會結合 APP，新媒體我們可能要用 LINE 或是 FB，甚至是 Podcast 這種新的媒體來進行族語教學。甚至族語智能翻譯，剛剛我們與會者提到能不能直接翻譯？這個必須建置在族語語料庫，所以原民會目前有專責的研發機構，正在處理語料庫的建置。專家學者告訴我們，原住民族語要跟上同步機器能夠翻譯還要十年，我們相信這個科技會越來越進步，這個智能翻譯有朝一日會實現。

教育部跟原民會現在正在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師資聘用辦法，目前教育部是同意在原住民重點學校這個部分，再聘請各相關的教育人員，教國、英、數、自、社這一些科目的教師，甚至是漢人，他要取得我們族語認證中高級以上的認證，來擔任教師，這是目前我們跟教育部合作。

剛剛提到原住民族文字用羅馬拼音來登記戶籍姓名，內政部其實一直在跟原民會溝通，他一直強調國家語言並不是官方語言，他也提到我們原住民族文字這個社會辨識度不高，其實我們認為在臺灣的外籍移工已經比原住民還多了，他們還是用護照的拼音文字，我們已經是已開發國家，國民教育程度很高，大家應該都看得懂英文，所以我們還會積極再跟內政部來溝通用原住民族文字登記，我們相信有朝一日 Mayaw 導演有辦法用他的族語文字來登記名字。

我們提到原住民族學校這樣的挑戰是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師資培育，我們要怎麼去培養出可以用族語教學的師資，目前師資培育機構時間要四年，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四年後才会有這樣的老師。那另外一個是課程，我們怎麼用族語跟文化來編寫課程的教材，目前原民會也正在努力。剛剛萬淑娟委員有提到平埔族，原民會現在有三個計畫正在推動，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語言文化補助要領，還有語言復振。這樣子呢，我們這幾年有協助各平埔族群，師資培育、教材編輯、生活會話、教會裡面的學習班。西拉雅呢，我們也補助族語教學老師他的交通費用，西拉雅、葛哈巫跟巴宰這三族，目前已經完成書寫系統的建置，以上是我的回應，謝謝。

呂東熹主持人

不好意思今天控制會議時間沒有控制好，已經超過六分鐘。接下來就做個總結，今天會議大概就要結束。第一，今天討論語言生活化，大部分有提到一些公共服務，文化的、相關的、傳播的以及政策的。政策的部分有關口譯或是相關的教學的部分，剛才文化部和原民會都已經回答，非常感謝。接下來有一些包括家庭的部分，提到家庭部分怎麼讓語言生活化，也就是你的母語日常，台語日常、原民、客語日常都能夠生活化，這部分也提供很多建言，非常感

謝。其他比如說一些公共服務的部分，相關的博物館、圖書館，甚至是一些路標的語言服務，都有提供建言。

另外大家提到，今天我覺得一個相關、很重要的論點，就是如何來降低華語的比例？今天我們討論的，不管是各種語言、國家語言，會來推動這個會議，其實就是因為華語太過強勢。我們不是歧視華語，只是因為華語已經根深蒂固，已經生活化了，相對就排擠了其他的母語、本土母語、本土語言的空間。如何能夠降低華語的使用空間，這個涉及到一些雙語教育的問題。雙語，政府部門可能認為雙語就是華語跟英語，相對而言你雙語也可能是台語跟英語，也可能是原住民跟英語，也可能是原住民跟華語，也可能是原住民跟台語……在我們整個政策上能夠落實，能夠有比較明確的政策來提攜，才能讓我們本土語言更生活化。

其他像一些偏向教育的問題，譬如說，就我所知，新加坡是規定所有中、小學都要學一種母語。我們的教育上是你只要選修就好了，沒有強制性說你一定要選一種母語，父親的母語，或者是母親的母語，這都是今天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另外就是語言區的問題，我記得在英國如果你要到少數民族的地方當公務員，你就得通過當地的語言考試。我知道客委會他有提供，你要到客家區去服務的話，你在客語認證可能要有一定的程度。或者要到原住民區當公務員，甚至去服務，你起碼對原住民的語言，要有一些程度或者認證。或者公務員考試你可能某方面要達到某種程度，才能夠跟當地的居民接觸。我想手語的部分也是相關的，手語的部分能夠更廣。我想，時間很寶貴，沒辦法一一做總結，今天的會議大概到這裡，已經快結束了。

感謝各位夥伴的參與，也非常謝謝大家。接下來還有其他場次的論壇，我們會在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的粉絲專頁列出來。今天非常高興，剛好遇到疫情讓我們會議往後延，延到今天正是原住民日，非常感謝原住民跟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提供很多精彩的動畫跟影片，網址放在會議聊天室與 YT 連結，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也可以上族語的 e 樂園去看這個影片，提供給與會者參考。再次感謝原民會跟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因為已經超過十分鐘，會議馬上結束。與會者自動退出會議視窗就可以了，系統會主動記錄你退出的時間來做為簽退。非常謝謝今天的與會者。

文化部陳瑩芳司長

謝謝主持人。各部會有一些回應的話，就請與會人員看一下我們聊天室這個地方。非常謝謝主持人、謝謝各部會。

司儀

今天的論壇已順利結束，感謝各位夥伴的全程參與，謝謝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了解其他論壇場次的最新消息，可以隨時關注 2021 國家語言發展會議臉書粉絲專頁，再一次感謝您今日的參與！